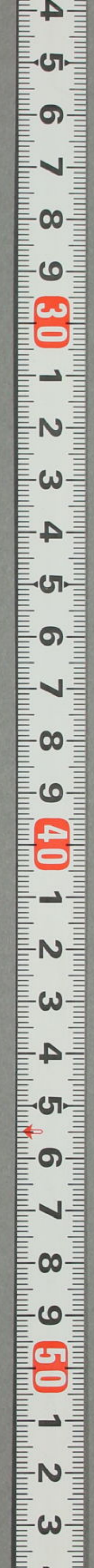


春秋左氏傳評林

林註
十三

四二二
2805
15-13



2805
卷15-13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
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與田元繼
志季父撰著

昭經二十一年

許翰禮好不結而
財求無度則聘義
亾矣蓋自是聘不
復志

家鉉翁書叛誅姦
之極典華向首禍
於國討而奔奔而
復乃挾吳楚將覆
宗國叛狀既著始
書叛

趙鵬飛叔輒無事
業見於經而獨書
卒恐世爵也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五十六



梅谿 林堯叟唐翁

魯昭公十二

經二十有一年庚辰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

使士鞅來聘晉頃公即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

于宋南里以叛自外至故曰入披其邑故秋七月

壬午朔日有食之日叛南里宋城內里各八月己亥叔輒卒叔弓之子伯張冬

蔡侯朱出奔楚朱奔悼公東國立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侯

故還

傳二十一年○錄春天王將鑄無射周景王也無射鐘名律中無射

嚴啟隆米出奔楚
而不書其卒是卒
於楚也不成其為
君故無謚東國於
是為悼公
家鉞為叔孫為政
季氏惡諸晉士鞅
怒重也故公為所
卻蓋季氏外交強
國大夫有制其上
傳二十一年
附見孝經曰移風
易俗莫善於樂

○射泠州鳩曰冷樂官州鳩王其以心疾死乎言景

必以心夫樂制禮天子之職也天子職夫音八樂之

樂也樂因音而鐘音金音之器也音由器天子省風以

作樂天子觀省風俗作樂器以鐘之鐘聚也以輿以

行之以音小者不窳小者不至於窳細而大者不

大者不至於擲擲華去下同則和於物小大通均物

成物既平和則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故平和人

耳藏於心億則樂億安也心安窳則不咸窳細則不

心咸如擲則不容擲大則心心是以感不滿意於

心感實生疾心有所感則隨所今鐘擲矣今無射之

大王心弗堪王心將其能久乎其能久居其位乎

三月葬蒸平公經蔡蔡大夫往會大夫送葬者歸葬者自蔡歸見昭子魯大夫

昭子問蔡故叔孫昭子以告大夫以昭子歎叔

歎息曰蔡其亾乎言蔡國其若不亾若國是君也即

朱必不終必不終詩曰舉大雅不解于位言不解怠

音解民之攸暨民之所由安息也今蔡侯始即位蔡

即太子朱而適卑而長幼齒序身將從之則其身將

為冬蔡侯即范叔孫為政叔孫昭

命為季孫欲惡諸晉季平子憎叔孫位在己上使有

國政欲使得罪於晉○惡鳥去使有

陳眉公周禮使卿
王國待之饗餼五
平姑以七年禮
亦過矣猶少之耶

宣子請環於鄭伯
子產卒弗與宣子
為謝不敏以婦之
賢豈其為缺一怒
遂棄周禮以從之
乎必季孫主之者
而力弗能禁矣
陳傅良為十一牢
傅積魯不守禮之
失
孫鑣叙事嚴核且
人粗第略燠肉少
議論語不甚濃稍
覺碎
同上司馬以吾故
宜合後一段為一
篇

左傳言林卷五十一

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鮑國歸費在十四年

鮑國人失禮故為士鞅怒其非禮也范獻子怒曰鮑國之位下言鮑

位卑其國小齊國比而使鞅從其牢禮而使鞅從其牢禮而使我從鮑

是卑敝邑也是卑晉將復諸寡君將復諸寡君而討魯罪魯人

恐魯人恐加四牢焉初用七年牢今加為十一牢言魯

以禮事大國且為哀七年吳徵百牢起本○宋華費遂生華貍華多僚華

登費遂生二子貍為少司馬華貍為公多僚為御士

華多僚為與貍相惡多僚與貍兄弟相惡乃譖諸公多僚乃譖

曰貍將納亾人言貍將納亾人亟言之數言公曰元公

司馬以吾故司馬謂華費遂為亾其良子良子謂華

死亾有命今我之死亾吾不可以再亾之我不可

對曰多僚君若愛司馬言公若愛則如亾則當

死如可逃若亾走可何遠之有勿慮其遠公懼元

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使左右召華費飲之

酒飲宜僚而使告司馬告司馬司馬歎費遂曰必

多僚也言此必多僚吾有讒子我有讒而弗能殺不

誅殺自吾又不死我又抑君有命抑宋君命若何

乃與公謀逐華貍費遂乃與將使田孟諸

而遣之將使華貍田獵于孟公飲之酒元公既與費

厚酬之幣厚以酒賜及從者皆有賜於

左傳言林卷五十一

三

李卓吾既飲宜僚
酒又飲華貍以
酒益動以酒為餌
也
經世鈔何不以自
于公而殺多僚乎
穆文熙司馬自知
多僚為讒不能殺
及與宋公謀逐華
貍激成仇殺之變

則司馬不能逃其罪矣

去聲司馬亦如之公賜華張龜張尤張之尤怪賜之厚曰

必有故言必非無使子皮承宜僚以劔而訊之訊問也

皮即華龜以劔脅宜僚盡以告諸而遣之張凶欲

殺多僚先殺多僚子皮曰即華司馬老矣費遂已

登之謂甚言華登公傷吾又重之我又殺多僚甚不如

也不如逃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將見

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道遇多僚御張凶不

勝其怒張自見多僚與費遂與子皮曰任鄭翩殺多

僚任翩皆華龜家劫司馬以叛劫華費而召凶人

壬寅華向入華亥向樂大心豐愆華徑禦諸

等華亥

經世鈔殺之而歸罪可也張凶有性氣不學無術

橫三子禦華向於睢陽華氏居盧門華亥等居於宋

門以南里叛見經六月庚午宋城舊鄘舊鄘舊城也

及桑林之門桑林宋而守之以禦華向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經公問於梓慎魯昭公

曰是何物也物事禍福何為若禍若福對曰梓

二至冬至二分春分日有食之薄不為災不為日

月之行也此日月行度分二分同道也二分日夜等至

相過也二至長短極其他月則為災非二至二分

陽不克也陰侵陽是故常為水故其災於是叔輒

哭日食憂昭子曰叔孫子叔將死子叔即叔輒

至

至元美梓慎不能因公之問告以遇災而懼之意乃曰不為災使公怠於脩政遂致失國盡黨季氏而姑為諛諛以悅君也汪道昆日食在夏至冬至不為災說為有理

非所哭也

非其所當哭而哭之精爽已逝矣

八月叔輒卒

如昭子之言

錄附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

登前年奔吳故用吳師 齊烏枝

鳴戍宋

烏枝鳴齊大夫助宋戍守 廚人濮曰

廚宋邑濮廚邑大夫也 軍志有

志書 之也

先人有棄人之心

先事而掩人者棄其心志也 後人

有待其衰

後事而勝人若待其衰竭也

盍及其勞

何不遠來之勞若且

未定也

且管壘未定

伐諸

若入而固

若吳師得入南里為城以為固

則華氏眾矣

則華氏益以吳師不勝眾矣

悔無及也

雖欲追悔恐無及也 從

之

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山

鴻山在睢陽東

陽東敗華

獲其二帥公子苦雒偃州負

二帥吳大夫古舍及負音云

以敗宋師

華登帥其餘

帥吳之餘師

公欲

彭士望外援至有分之使不得合者有使之合聚而殲之者總看自己兵何如然分之較是穩著

經世鈔厨人濮忠智勇三德俱全

出

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

言我小人可借死

而不能送

君

君出奔 請待之

乃徇

曰揚徽者公徒也

徽識也本又作幟言揚于眾曰揚徽者公徒也 眾從

之

公自揚門見之

睢陽正東明名揚門元公自揚門見國人

下而巡之

曰國亡君死

言宋國若亡君死於難

罪蓋元公以此

齊烏枝鳴曰

時戍宋 豈專孤之罪也

死

齊致死莫如去備

備長兵也齊致死如齊致其死力

從之

華氏北

復即之

復追而 厨人濮

從之

華氏北

北敗 復即之

厨人濮

華氏北

北敗 復即之

彭士望非齊致死必不能轉敗去倫二字韓信之背水王鎮惡之斬纜項羽之破釜沈舟皆從此出

孫鑛皆用劍今邊軍唯用短刀即此

意
李笠翁厨人濮以
袋裹首即晉朱序
所呼秦兵敗矣之
意蓋彼此倉卒非
詭謀不足寒其膽
也
經世鈔後之用此
法以破敵者多矣
附見翟僕新華姓
互居敵地注所謂
不此小忿也

補注救宋不書救
宋以出奔為義說
見屬辭陳氏曰傳
言晉以諸侯之師
救宋圍南里不書
與圍彭城書法異

以裳裹首厨人濮以下而荷以走荷其上聲又何曰

得華登矣詐言得華遂敗華氏于新里新里華氏翟

僕新居于新里翟僕新公臣居華既戰既助說甲于

公而歸說甲于公而歸其華姓居于公里姓華氏族

亦如之亦如僕新說甲歸傳言十一月癸

未公子城以晉師至城以前年奔曹翰胡曹大夫

如會晉荀吳中行穆子齊苑何忌齊大夫衛公子朝前年出

還救宋會救丙戌與華氏戰于楮丘楮丘宋地鄭翩

願為鵠鄭翩華氏其御願為鵠鄭翩之御也子祿御

公子城子祿向宜也莊董為右為公子于欒御呂封

人華豹華豹為邑邑守封疆之張匄為右為華豹相

遇公子城華城還公子城華豹曰城也華豹見而識

城怒公子城怒而反之反還將注城將傳豹則關矣

關與同華豹則關曰城曰平公之靈平公公尚輔

相余尚度幾也庶幾輔豹射華豹先射出其間出

城子祿將注公子城又則又關矣則又關矣則華豹又關曰城

不狎鄙狎更也若不與我抽矢豹止城射之公子

射之張匄折股折股扶伏而擊之扶伏與匄同張匄

之張匄折股折股扶伏而擊之扶伏與匄同張匄

字又匄折軫折城又射之城又死于欒請一

穆文區不狎鄙言
彼此不更相射則
擊人也故豹止不
射而子城得以射
之
孫鑪撰寫儘入妙
但累碎累板乏錯
綜頓挫之致

矢干，欒，華，豹，車，御。城曰城謂余言女於君欲活之。

對曰干，欒。不死伍乘同，乘其伍死，則皆死。今干，欒同，車三人，其二已死，故曰不死伍。

乘○乘去軍之大刑也軍法以此于刑而從子干，犯

而從子君焉用之宋君安用我子速諸子謂城乃射

之城乃殪欒，又大敗華氏大敗，華氏之師。圍諸南里圍，華氏

華亥搏膺而呼膺，肩也。華亥見敗，擊搏其肩而大呼。見華貍往，見

曰吾為樂氏矣晉樂盈還入，作亂而死。事在襄二十三年。言我舉事不成而死，與樂氏同矣。

貍曰貍，子無我，廷我。不幸而後不幸而後，言汝無恐也。

以車十五乘甲卒一千一百二十人。徒七十人徒，步兵。犯師

而出犯，公師出。食於睢上華貍與華登共食於睢水上。哭而

送之哭，送。乃復入復入南里。楚遠越帥師將逆華

氏楚平王使遠越。大宰犯諫犯，楚大宰。曰諸侯唯宋

事其君言諸侯之國皆有君，臣之亂，惟宋國能事其君。今又爭國今又君釋

君而臣是助楚乃舍棄宋君而助其臣。無乃不可乎言其不可也。王曰

楚平王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既許救華氏矣。

年華向○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

國東國，隱太子之子平侯廬之弟蔡侯朱之叔父也。費無極從之取貨。而謂蔡人無極

曰朱不用命於楚言蔡侯朱不用楚命。君王將立東國君王謂楚

人平王將立。若不先從王欲若蔡人不先從，平王之所欲立。楚必圍蔡

君而立東國所在

政故犯云然

張半菴時衛有齊豹之亂魯三家專

○蔡靈公般

隱太子世子有

平公廬

悼公東國

太子朱

穆文熙無極取貨

行讒令國人出其

君而立東國所在

傾入又何止卻伍
二氏而已哉
陳甲無極之好
貨而肆讒如此楚
後無危不可得已

陳傅良故辭公傳
言晉失諸侯
昭經二十二年

趙鵬飛前年齊高
發伐莒今齊侯伐
莒皆責其殺意恢
之故也殺意恢者
何與齊哉齊特假
是以虐莒爾明年
而莒子來奔齊迫
之也
劉敞何以書大蒐
議公不與非禮也
蓋不得與爾
高閔天子崩七月
而葬者使遠近得
會其葬也今天王
崩諸侯無一奔喪
者昭公但使叔鞮
往會之又以三月
而葬是天子而用
大夫之禮也
劉敞公羊云言不

楚必以師圍蔡蔡人懼
廢朱而立東國蔡人懼
楚之討出朱而立東國
逐蔡
而立
朱愬于楚蔡侯朱愬
楚子將討蔡楚平王將
無
極曰平侯與楚有盟
盟于鄧依陳
故封廬于蔡其
子有二心其子謂朱也
故廢之逐之靈王殺隱犬
子楚靈王殺蔡世
其子與君同惡平侯與公子比殺
子有在十一年
君同惡德君必甚其懷德於
楚必甚又使立之
不亦
可乎言其
且廢置在君且蔡君廢立
皆屬於楚蔡無他矣
言權
則蔡無
他心
公如晉及河鼓叛晉
十五年至
是鼓又叛
晉將伐鮮虞討鼓
故辭公暇於待賓且懼
泄軍謀
故辭公

經二十有二年
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寧華
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言自南里
○大蒐于昌間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景王崩王子猛立是為
六月叔
鞅如京師
叔鞅叔弓子
○葬景王
三月而葬
○王室
亂周亂不書書王室亂則天下無人紀矣昔者惠襄
亂之世子頹亂鄭虢討之子帶亂晉討之春秋不書
猶有臣子焉耳於是景王崩悼王即位既葬矣子朝
欲篡子猛而立凡歷悼敬五年而後定而訖於佚賊
則天下無人紀矣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王成猛之為
玉以猛為宜立也是故春秋之誼苟宜立也則糾
雖未得國成之為子糾猛未得京師成之為王猛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王城郊鄆也居于皇
言失京師也入于王
城言始得
○冬十月王子猛卒
謚曰悼王其曰王
子猛卒未踰年也

昭經二十二年
左傳卷之六
七

及外也非也謂王
室亂者嫡庶並爭

亂在宗室者也不
不得言京師亂成

周亂王室亂耳
嚴放隆不曰王猛

居于皇而曰劉單
以之者猛不能自

立其出與入皆劉
單之功史家告實

非聖人之敗也
知儒者泥於以之

一言而曰人而曰
以能廢立之謬也

高閔王城天子都
而子朝之黨在焉

故言人
孫復言王所以明

當嗣之人也言子
所以見宋踰年之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無傳

傳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北郭

啓齊莒子將戰莒子庚興苑羊牧之諫牧之莒大夫

曰齊帥賤言北郭啓其求不多所求於莒不如下之死音寃

齊勿與戰非卿帥師大國不可怒也齊大國不可弗聽莒子

敗齊師于壽餘壽餘齊侯伐莒齊景公怒莒子行成

莒子求莒子求司馬寵如莒泣盟司馬寵齊大夫莒子如齊

泣盟莒子庚興親自盟于稷門之外稷門齊莒於是

乎大惡其君為明年莒子來楚遠越使告于宋楚遠

前年帥師救華氏華氏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言楚君

臣如華向等華向為君憂為宋君無寧以為宗羞無寧

言寧不為宋宋寡君請受而戮之楚君請受華向對曰

宗廟之羞取取孤不佞言孤寡不能媚於父兄稱父兄言不能

臣日戰抑宋之君君曰楚君有余必臣是助我必

宋君而亦唯命亦唯楚人有言曰人有言唯亂門之無

過兵亂之家君若惠保敝邑楚君若加恩無亢不衰

無為高亢以獎亂人以獎助叛孤之望也此孤寡

於唯君圖之惟楚君其楚人患之楚人患宋諸侯之

戊謀諸侯之大夫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設若華氏

與華氏為黨者故

君也言猛所以別
群公子也不崩不
莖降成君也

傳二十二年
補注敗齊師于壽
餘傳見師賤不書
併齊侯

陳明卿苦以小國
而懷諫犯大其得
國人之惡宜也

經世鈔元蔽也謂
無蔽護不中正者
舊注非

其固請如此

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而快疾以戰非吾利也

死守則成不可解不如出之華向出奔以為楚功

疾戰則師或致敗其亦無能為也言華氏不能救宋

使楚人得收其功而除其害諸侯救宋而除其害乃固請出之

乃固請解圍宋人從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

定華猶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華猶已下五

卿也省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代華邊印為大

司徒印平公曾孫代樂祁為司城祁即樂祁黎仲幾

為左師幾仲江孫代向樂大心為右師伐華亥樂

輓為大司寇輓子罕孫以靖國人以安靖宋國之人

孫鑛王室亂一事而後

○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子朝景王之長庶

須捻首尾串為一篇事情左完備左見構法

王與賓孟說之賓孟即賓起與景王皆喜欲立之

王語賓孟欲立子朝為太子劉獻公之庶子伯蚡事單穆公劉獻

華也伯蚡劉狄也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也劉蚩惡

單祁也○蚩音分又焚惡賓孟之言劉蚩惡子朝

惡去聲願殺之願去之願去子朝又惡王子朝之言有欲位之言

以為亂以為子朝好亂願去之願去子朝適郊賓孟適郊

適往見雄雞自斷其尾其尾者○斷音短問之因問

侍者曰賓孟之自憚其犧也畏其為犧牲遽歸告

王賓孟感雞遽且曰且謂雞其憚為人用乎言雞雖

然卒當見殺人異於是若人見寵飾則當犧者實用

我者死意實寓於

八為犧者實人犧實難設使寵人如寵犧則已犧何

害使犧在已則無患害已喻王弗應十五年天子壽

復欲立子朝而末定宿孟感雞夏四月王田北山

田獵于使公卿皆從使周之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

子朝欲因田獵先殺之王有心疾景王有乙丑十九

崩于榮錡氏錡南鞏縣西有榮戊辰二十日劉子摯

卒即劉無子單子立劉蚡蚡獻公之庶子五月

庚辰見王遂攻賓起以其黨殺之起殺賓盟群王

子于單氏王子猛次正故單劉立之懼諸○附晉之

取鼓也五年既獻獻鼓于而反鼓子焉歸鼓子又叛

於鮮虞鼓子又叛六月荀吳略東陽略行也東陽晉

廣平使師偽糴者使晉師詐為將負甲以息於昔陽

之門外昔陽故肥子所都故遂襲鼓遂掩其不滅之

鼓以鼓子為鞮歸為鞮鼓使涉佗守之使守鼓之地

○守音狩又如字○丁巳葬景王三月而王子朝

工之喪職秩者百工百官也子朝因其喪失官與靈

景之族與靈王景以作亂禍亂帥郊要餞之甲餞周

悼王于莊宮悼王即王子猛單子即單以歸王

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使單子得王猛故取之癸亥

然有音其妙處只

張天如觀子朝初發難時其黨甚眾其勢焰甚熾然其終竟以無成者何也則是非好惡之公卒不可泯也孫鑣唯叙追奔伐取等事頭緒多周折亦多又不細叙但畧以字通過而自覺熱鬧讀之鏗然有音其妙處只

在文法變化是史記平陽絳侯世家之祖

單子出失王故王子還與召莊公謀莊公即召伯與子朝黨也相與謀曰不殺單旗旗單穆公各言不捷不能與之重盟若與單子重盟以必來單子必信背盟而克者多矣背叛盟

傾非言也王子還之謀必不克必不勝遂奉王以追單

子以追單穆公及領領周大盟而復欲重盟令單殺

擊荒以說而殺之以自解說劉子如劉劉蚩歸單

子追之羣王子黨子朝單子殺還姑發弱駸延定柁

子因戰而殺之八子靈景之族單子朝奔京其黨丙寅伐之單子京

人奔山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子朝奔京辛未鞏

簡公敗績于京鞏簡公周卿士乙亥甘平公亦敗焉

甘平公周卿士叔鞅至自京師葬景言王室之亂也

其所與者子朝之所天所廢也謂羣喪單子欲告急

於晉單穆公欲告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單子以

如劉往其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王子處王猛黨

盟百工于平宮盟百官于辛卯鄆臧伐皇鄆臧子朝

大敗鄆臧獲鄆臧因壬辰焚諸王城之

○鄆音尋

顧九疇欲上子朝之不克當於其事之不順焉觀之如但以喪職秩故為不足與也則將為亂臣賊子有貴強之接而後動於惡者其蔑弗克乎此非君子所宜言劉宗沐劉單二子當艱難之秋任托孤之寄擁悼立敬其功亦不細矣劉元父文定公猶責其專此易之大有責於匪其彭也

市焚鄆於于王城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

前城醜悼王司徒前百工叛司徒醜己巳伐單氏之

宮百工伐單氏敗焉及為單氏所敗庚午及伐之單氏及辛未

伐東園洛陽東南有園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

帥九州之戎九州戎即陸渾戎也十七年滅屬晉州鄉屬也五州為鄉及焦

瑕温原之師焦瑕温原以納王于王城丁巳在十月

庚申單子劉蚩以上師敗績于郊為子朝之前城人

敗陸渾于社社周地前城人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

丑敬王即位敬王即王子猛母弟也館于子旅氏子旅周大夫

陳傳良以納王于王城不書晉義繫於劉單公今案經傳時月不同由左氏所據史籍訛舛別無考證悉仍其舊以示傳疑之法杜氏惟據長歷輒云經誤非也

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即司馬帥師軍

于陰籍談于侯氏荀躒于谿泉賈辛所軍次于

社司馬督王師軍于汜敬王之師軍于汜音凡于解又軍于

西南有大解小解○解去聲次于任人王師又次于任人閏月晉

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三子晉大夫軍其東

南軍于前城王師軍于京楚敬王之師辛丑伐京京楚

子朝所在故共伐之毀其西南毀京楚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五十六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雅隆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與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五十七

梅谿 林堯叟唐翁

魯昭公十三年

昭經二十三年汪克寬叔鞅叔弓

經二十有三年壬午春王正月叔孫婁如晉謝取邾師○婁

之子輒之弟也子請嗣為大夫

○癸丑叔鞅卒無傳○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婁稱行人譏

高閔晉雖以取邾師為罪而執行人

晉執晉執○晉人圍邾邾周邑討子朝必圍邾在叔鞅卒前經書在後從起○夏六月

其實則為士鞅來聘以魯為卑故

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無傳悼公卒弟昭侯申立○秋七月莒子庚

也趙匡圍郊公羊云

興來奔齊納郊公○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

不與伐天子也案此實非伐天子也

父雞父楚地不書楚楚不戰也○父音甫胡子髡沈子逞滅國雖存君死曰滅

若實伐周豈為其掩惡哉

獲陳夏齧夏齧微舒玄孫大夫死生通曰獲○夷狄交相敗不書必敗中國而後書吳敗頓胡

家鉉翁楚平復蔡沈蔡陳許之師胡子鬚沈子逞滅獲陳○天王居于

偽善者也朝吳之夏鬻自入春秋未之有也○鬻言入○天王居于

奔朱與東國之死所謂雖復猶不復也春秋書以著楚人之無狀

高閔此見吳之強而楚人益弱夫頓胡沈蔡陳許皆楚與國也吳伐州來

楚人帥六國之師取立名○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

以救之於是吳人禦之盡敗其師于雞父也

啖助凡戰而死者君曰滅言與國滅同也生禽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諸侯滅則書名以其死也

復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師圍郊○師圍郊○師圍郊

在平陰○平陰今平陰縣○王師在澤邑○平陰澤邑○王使告聞朝

庚戌還○晉師○邾人城翼○翼邾邑○邾人城翼○翼邾邑○邾人城翼

公孫鉏曰○鉏邾大夫○魯欲自武城還○武城魯邑○魯欲自武城還

將御我○御禦也○從離姑則道徑魯之武○御音禦○欲自武城還

循山而南○依山南行○不過武城○徐鉏丘弱茅地○二子邾大夫

道下濕○謂此山道下濕○雨將不出○將阻雨水○是不歸

遂自離姑○遂過武城○武城人塞其前○塞邾邑○以兵塞邾

也○師不遂自離姑○取離姑道○武城人塞其前○塞邾邑○以兵塞邾

斷其後之木而弗殊○殊絕也○又伐邾師之後之木而斃於地

邾師過之○及邾師既過○乃推而斃之○斃什也○乃推斃

遂取邾師○取邾師言易也○獲鉏弱地○邾邑○邾師過之

邾人愬于晉○邾人以魯取其晉人來討○來治魯罪

薛季宣狄泉不書敗故敬王使人告間○庚戌還○晉師○邾人城翼○翼邾邑

出居在王畿之內○暇于晉○間音閑○邾人城翼○翼邾邑○邾人城翼

孔穎達此事無傳其文不言無傳者○傳稱六月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

如劉宣從劉而居狄泉故不云無傳○陳傅良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謂

而書之以免其不得至晉之耻也

傳二十三年

孫鑛城翼詳挾描

寫入細

補注庚戌還亂未

弭而告聞必二卿

不親事師不肅也

觀明年士景伯泣

問周故晉人乃歸

子朝不納其使則

前此觀望可知陳

氏曰傳去年言晉

藉談荀躒見書火

經世鈔將不出是

不歸也此亦一說

也用謀者將安從

乎主循山南者當

思為兩備主離姑

者當思為魯御我

○叔孫婁如晉謝取晉人執之執叔孫婁書曰晉人

執我行人叔孫婁見經言使人也嫌外內異故重晉

人使與邾大夫坐邾大夫坐訟曲直叔孫曰列國之

卿言大國當小國之君在禮卿得會伯子男固周制

也此周室之邾又夷也邾又雜行寡君之命介子服

回在子服回魯大夫請使當之請使當不敢廢周制

故也不敢棄廢周室卿得乃不果坐乃不果與邾大

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聚其將以叔孫與之與邾

叔孫聞之叔孫婁去衆與兵而朝去衆與兵示欲

士彌牟謂韓宣子彌牟即曰子弗良圖謂韓宣

地或權其顯而急圖者則寧循山南以而以叔孫與其讎而以叔孫與叔孫必死之叔孫

受辱必魯叔孫魯國若必叔邾報此邾君

亡國時邾君在魯將焉歸將安所歸附子雖悔之宜

追悔欲何及何嗟所謂盟主所謂主諸討違命也討

違棄命若皆相執聽邾衆取叔孫是為焉用盟主又

用盟主為哉乃弗與乃不以叔使各居一館分列

焉音烟下同乃弗與孫與邾人使各居一館叔孫

諸宣子子伯愬諸宣子乃皆執之乃皆執之叔孫士伯

御叔孫士景伯從者四人叔孫之左右從者纒過

邾館以如吏欲使邾人見先歸邾子先遣邾士伯曰

難矣難矣李九我叔孫本周

制來抑晉人改晉亦不敢堅持並坐之說

朱熹謂豹之子也

昭公不與其圖國事坐制強臣之手

經世鈔邪人聚眾叔孫及去衆與兵

最妙使臣賢能者每如此遇強暴者亦當如此段秀實

諫郭暖軍只一老卒羸馬皆是此一

派作畧然胸中須先辨一死纔做得

整暇慷慨

同上士伯聽其辭不知叔孫何辭於

取邪師也

孫鑣期焉期多字亦只是立而待命

恐無過夜之理杜注從且至且為期

楊升菴豹會于號昔人許取鄆將戮

之樂王鮒求貨於叔孫豹召使者裂

帛而與之卒弗與賄媚豹之子也今

為晉所執范鞅求貨亦弗與父子所

牛亦可嘉矣

穆文熙叔孫不肯行貨其節真可追

配乃父若夫不與又殺之不亦甚乎

同上葺其牆屋雖小節亦人情所難

以芻蕘之難

將館子於都

期焉

服昭伯於他邑

叔孫

法

盡矣

如晉

行貨

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

以芻蕘之難者之艱難不易得從者之病以此為病

將館子於都別都謂箕也叔孫旦而立叔孫聞命

期焉從且至明日為乃館諸箕於箕邑舍子

服昭伯於他邑也別內之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

叔孫求貨賄於叔孫使請冠焉使入以求取其冠

法叔孫乃取作冠而與之兩冠又進一冠以與之曰

盡矣且言冠盡為叔孫故魯為叔孫被執申豐以貨

如晉欲行貨以叔孫曰謂申豐見我先來吾告女所

行貨言我當告汝以所行見而不出出申豐不使得

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孫之居於箕者請其吠狗

請叔孫求其吠狗弗與叔孫不肯與之及將歸及叔孫殺而與之食

之殺狗而與之食之示不愛叔孫所館者叔孫之雖一日雖一日

必葺其墻屋葺補治也必補治去之如始至去之而

所毀○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單子即單穆公訾屬

劉子取牆人直人牆人直人亦屬子

朝入于尹自京入于尹氏之邑

癸未尹圉誘劉佗尹圉尹文公

族敬王黨殺之殺劉佗丙戌單子從阪道單子以師自

○佗音馳伐尹伐子朝單子先至而

敗單子先至而

敗單子先至而

成周人戍尹子朝黨周卿士也

庚寅單子劉子樊齊

孫鑛取藉人有人
簡核仍與前二章
同調

陳傅良誘劉佗殺
之傳見尹圍召伯
魯不書名尹圍
書氏并劉登單旗
亦著不名之實
王荆石子朝久未
得立以人心不服
而前此有劉單拔
猛以相抗也今猛
卒而劉單敗敬王
雖立然勢未張於
是始自郊入尹依
尹氏得立焉

高閔庚與不正而
立又不安其國而

以王如劉辟子朝以敬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敬王出故

次于左巷子朝次舍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鄆羅納諸莊

宮鄆羅周大夫鄆之尹辛敗劉師于唐唐周地尹

敗敬王之師尹辛敗敬王之師甲子尹辛取西

闕西闕丙寅攻訃訃敬王地崩潰於是敬王居狄

莒子庚與虐而好劔庚與暴虐而好苟鑄劔苟庚與

必試諸人必以人試劔國人患之其暴虐又將叛

齊庚興又欲烏存帥國人以逐之莒大夫烏存帥庚

與將出庚興被逐聞烏存執父父長丈二而無而立

於道左烏存執父懼庚興恐將止死將止而死羊牧

之曰牧之亦君過之勸庚興自烏烏存以力聞可矣

言鳥存執父及以勇力聞於諸侯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何必弑君遂來

奔庚興遂齊人納郊公郊公著丘公之吳人伐州

來州來楚遠越帥師時楚令尹子瑕以疾及諸侯之

師從楚小國奔命救州來奔師救州來吳人禦諸鍾

離吳人禦遠越子瑕卒子瑕即楚令尹楚師燿吳楚

謂火滅為燿軍之重主喪以故吳公子光曰諸侯從

於楚者衆言諸侯從於而皆小國也然皆微畏楚而

不獲已恐喝於楚是以來是以從楚吾聞之以我曰

作事威克其愛克勝也言軍事尚雖小必濟雖小國

出奔與鄭突同
季本庚興之奔國
人逐之魯用去疾
之喪故以魯為託
而奔
陳傅良齊人納郊
公傳言郊公出入
皆不書與鄭忽異
余光案左氏曰吳
伐州來楚及諸侯
之師奔命救州來
吳人禦之鍾離戰
于鍾離之西而州
來之東矣吳將伐
州來而尚未至故
禦在鍾離而戰在
鍾離也

穆文熙光之談兵
可謂知彼知己而
復分兵先定三國
以搖心諸侯其真
多美勝者哉

毛晉七國同役戰
國合從不成病亦
坐此

陳傅良帥賤傳見
所以不書楚杜氏
以遠越非正卿是
矣又言不書楚楚
不自戰何其戾也
今案將雖卑師不
可沒夷狄交相敗
不書陳氏發例也
亦自違之何也

孫鑣撰出生語略備
薄其威嚴示之以不
費辭然亦濃厚
穆文熙吳有孫子
正此之時豈其法
乎何其筭而中也
經世鈔兵法甚奇
然春秋時所熟用
陳傅良釋例曰泓
之戰書己巳朝鄆
陵之戰書甲午晦
此書戊辰而不言
晦者經傳之見晦
朝時史隨其日而
存之無義例也今
案經傳所書日月
不同者多矣何獨
晦朝為異杜謂時
史無義例非也
李安孫吾君死矣
此卽厨人濮以裳

胡沈之君幼而狂胡沈二國之君年尚幼小而性狂易無常陳大夫齧

壯而頑陳大夫夏齧年雖強壯而性頑靡不友頓與許蔡疾楚政許蔡

三國又皆楚令尹死子瑕卒其師燿其師無復氣勢帥賤多寵

帥賤遠越非正卿也軍多政令不壹政事號令七國

同役七國謂頓胡沈蔡陳許與楚同役而不同心而不與帥賤而不

能整遠越非令尹故不能整齊其衆無大威命無大威權與大命令可以服人楚可

敗也楚師必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若分吳師先攻胡沈與陳

三國必先奔三國胡沈陳三國既敗諸侯之師乃搖

心矣蔡陳許之師雖未敗北其心已動搖矣諸侯乖亂若諸侯之師乖離而奔亂楚

必大奔楚兵必且大敗而奔北請先者去備薄威請在軍之前行者去其戰

後者敦陳整旅敦厚陳法在軍之後列者敦厚陳法

吳子從之吳子從公戊辰晦戰

于雞父兵息晦戰此用晦月擊楚之不意也吳子以罪人三千囚徒

先犯胡沈與陳此示之以不整也以三國爭之爭所獲吳

為三軍以繫於後此敦陳整旅之衆也中軍從王從吳王僚光帥右

公子光掩餘帥左掩餘吳王壽夢子帥左師吳之罪人囚徒二千

或奔或止言不整也二國亂二國爭之故紛亂吳師擊之吳師乘其亂而

三國敗胡沈陳之師果敗獲胡沈之君獲胡子鬚及陳太

夫獲陳舍胡沈之囚乃縱舍胡沈二國之俘囚使奔許與蔡頓使

許蔡頓二國曰吾君死矣言胡沈之君已死矣師謀而從之師

暴首而荷以走日鼓諫而
得華登矣意同兵
家最妙著也
孫鑛三軍帥捕戰
後是變法敘

鼓諫而二國奔三國許蔡頓楚師大奔楚師大敗書

曰胡子髡沈子逞滅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獲陳夏

鬻獲得也大夫君臣之辭也辭有輕重以不言戰不

戰于楚未陳也嫌與陳例相涉故八月丁酉南宮

極震經書乙未地震魯地也丁酉南宮長弘謂劉文

公劉文公即曰君其勉之君謂劉蚡先君之方可濟

也先君謂蚡之父獻公也獻公亦欲立周之亡也謂

其三川震三川涇渭洛也今西王之大臣亦

震子朝在王城故謂之西王天棄之矣是天已棄東

王必大克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附錄楚太子建

宋壽尊說文玉篇

補注三川震周語王時西
云幽王二年西周周
山川皆震

類篇俱無耶字第
有耶字今南北國

子監本悉更耶為
耶不典孰甚焉

譚元春吳子諸樊
王僚伯父何容僚
子與同名此應傳
寫誤耳

之母在耶耶耶陽也平王娶秦女廢太子建召吳人

而啓之建母召吳人冬十月甲申吳太子諸樊入耶

諸樊吳王僚之太子也案吳子過號諸樊王僚是過

之弟子先儒又以為過弟何容僚子乃取過號為容

耳未詳取楚夫人太子建母與其寶器與建母以歸以

器歸吳楚司馬遠越追之遠越追不及吳師去遠將

死遠越衆曰楚師之請遂伐吳以微之請遂伐吳國

遠越曰再敗君師此年秋敗於雞父死且有罪雖有

餘亡君夫人亡楚君之夫不可以莫之死也不可不

君乃縊於遠滋遠滋楚地遠越於此自公為叔孫

故此年春晉為邾人如晉故公如及河及晉有疾而

復公有疾病不附錄楚囊瓦為令尹囊瓦子囊之孫子常也代陽句

為令尹城郢郢楚都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子常也沈尹戌曰

子常必亡郢子常即囊瓦言子常為政必亡郢城苟不能衛苟無道德以備其國

城無益也雖築郢城終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古之天子德及遠方

故四夷不侵皆為之天子卑天子德薄政損守在諸侯四夷交侵

故藉諸侯諸侯守在四鄰古之諸侯親仁善鄰故諸

侯卑諸侯德薄政損守在四竟鄰國交侵故完四境以守衛慎其

四竟若能謹慎四境之備結其四援要結其四鄰之援民狎其野狎安習也

民人安習三務成功春夏秋三時之民無內憂為之

內無盜而又無外懼外無敵國焉用城國都之內安

固焉今吳是懼惟懼吳患而城於郢四境不保

守已小矣守衛之道甲自狹小甲之不獲甲損之極不能無

亡乎能不亡其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在僖八年民

棄其上民棄其君不亡何待其國不亡夫正其疆場

正其四境之疆修其土田治其二時險其走集邊境

親其民人使其相親相愛明其伍候使民有

信其鄰國外則結信慎其官守內則謹慎守

其交禮守其交接之不僭守其誠信不貪尚其廉耻不奢不強

完其守備完全其守以待不虞以待不虞又何

畏矣又何畏詩曰無念爾祖無念爾祖取念爾祖考聿

言東萊前子囊為都音烟守已小矣守衛之道甲自狹小甲之不獲甲損之極不能無

孫應鑿論大體陳往迹雋咏有味穆文熙楚見吳滅州來漸逼於楚拔欲城郢以自固而不知無極在楚伍員在吳雖百郢其何益乎尹戌之論特據常理獨其後勤殺無極乃為得策慎其說差晚故終無補於入郢也

脩厥德事述也義取述無亦監乎若敖蚡冒八世祖

蚡冒楚十世祖言楚平王亦直以若敖蚡冒為監至于武文至于楚武王皆

楚先君之賢者土不過同此四君之時楚之土地不過一圻也

慎其四境謹慎其四境之守備猶不城郢猶不築郢都之今土

數圻方千里為一圻言今楚而郢是城其國都之

以備吳患不亦難乎言守若是難以為安也

昭經二十四年按欽定春秋作叔孫舍至晉傳說彙纂曰按舍至書氏公羊者以書氏為賢劉敞胡安國皆主其說左氏以書族為尊晉穀梁以書名為由上致之經二十有四年癸未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矍卒無傳孟僖

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無傳

○冬吳滅巢楚邑也書○葬

杞平公無傳

傳二十四年附錄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召莊公之子伯盈

南宮嚚南宮極之子以甘桓公甘平公之子見王子朝

往矣言甘氏又往對曰長弘何害言甘氏雖叛同德

度義言惟同心同德則能大誓曰舉周書紂有億兆

夷人言紂眾億兆亦有離德不能同德余有亂臣十

人亂治也武王言我同心同德然同心同此周所以

興也此周武王所君其務德君謂劉文公其無患無

人無以同心之戊午王子朝入于鄆言子朝稍強

○鄆音鳩

義各有取

劉敞杜氏曰巢楚邑非也勝國曰滅君死其位曰滅國大而君重也如取邑可以同滅國之號是獲臣亦可同滅君之稱乎書曰巢伯來朝巢為諸侯審矣非楚邑也王保巢與楚間小國楚取之以為附庸

傳二十四年陳傅良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傳見子朝之亂皆世臣實為之

附見王子朝居王城西敬王居狄泉

左傳言本卷三十一

左傳言本卷三十一

在王城東

穆文熙叔孫門內之謀甚左且晉為盟主而已為囚虜乃欲於顧盼之間而殺其上卿恐亦未能

王元美邪莖之難一也叔孫父子守正不屈不惟國免於兵而且足以為國之重意如逆道苟免大致辱國人才之係於國也諒哉然豹遇趙孟則以賢問焉免戮姑遇韓范則危困而幾殆又可以見晉政之汗隆矣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將禮而歸之叔孫使梁其蹇待于

門內梁其蹇叔孫家臣使之曰戒之余左顧而欬逆

顧右而乃止乃止勿殺士彌牟蓋叔孫疑士彌乃殺之士彌牟右顧而笑我

見士伯叔孫姑既使梁其蹇士伯曰士彌牟寡君以

為盟主之故晉君以主諸侯盟之故是以久子是以久執叔不

腆敝邑之禮晉國有不腆厚之禮將致諸從者將以致諸叔孫

使彌牟逆吾子使我迎子而歸叔孫受禮而歸叔孫姑乃

二月姑至晉經書尊晉也取姑族所以尊晉姑

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洎問周故洎臨也臨

王知誰曲直士伯立于乾祭乾祭王城北門上景伯奉命

而問於介衆介大也問大衆以晉人乃辭王子朝衆

子朝曲不納其使不納子朝之○夏五月乙未朔日

有食之經書梓慎曰將水陰勝陽故昭子曰叔孫旱也

言非將旱也言非將旱也日過分五月建辰故而陽猶不克陽氣

猶不克勝陰必將猥出能無旱乎能不為旱乎陽

不克莫陽不勝陰將積聚也必將積聚○附六月壬

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柞瑕柞皆皆潰皆潰○鄭伯

如晉鄭定公子大叔相相禮見范獻子范鞅獻子

曰范叔若王室何言將如王禍何對曰游吉老夫其國家

左傳平水卷五十一

注道昆日食占旱亦方術家所不知按漢書注猥積也謂積故也

金聖嘆太叔所對意極婉曲而勢尤

轉折澹岩

按曲禮曰大夫七十致事自稱曰老夫

穆文熙小國懼而大國憂語有斟酌聽者亦然

補注晉之耻也傳見王室之故天也責望在晉

不能恤老夫子大叔自稱言敢及王室言不敢及抑

人亦有言抑人亦曰發不恤其緯發寡婦也織者常

憂恤其緯之而憂宗周之隕而憂宗周之隕隕滅○隕音尹為將及

焉恐禍將今王室實蠢蠢焉蠢蠢動吾小國懼矣我

及已矣然大國之憂也然此乃大國之所宜憂也吾濟何知焉我

其何敢與知焉吾子其早圖之勸范鞅其詩曰舉小雅餅之

罄矣餅小器常稟於罍惟罍之恥罍大器是罍為無

雷王室不安王室之不寧如餅之罄晉之恥也如罍恥然獻子

懼范鞅恐諸侯乃與宣子圖之乃與韓宣乃徵會於

諸侯乃召諸侯為期以明年為明年會○秋八月大

雩經旱也終如叔孫○錄附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

周之寶珪于河用寶玉甲戌津人得諸河上珪自

津人得之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不佞敬王大夫晉以溫

拘得玉者拘津人之取其玉取其所將賣之則為石

陰不佞將貨賣及敬王定位與之東

之則玉變為石王定而獻之楚子為舟師楚平王為以略

吳疆界將侵之沈尹戌曰此行也言此舟楚必亡

邑楚必亡不撫民而勞之不撫殺其民吳不動而速

之吳兵不動吳踵楚吳躡楚而疆場無備而封疆之

場音亦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詹犴勞王於

穆文熙并成論勞逸勝敗的不爽可想弘略

孫鑣此等真怪事

豫章之汭汭水曲也越使胥犴迎楚王于越公子

倉歸王乘舟越公子倉歸遺楚王以其乘舟倉及壽

夢帥師從王師從楚王伐吳○夢平聲王及圍陽而

還至圍陽而還師吳人踵楚楚人果躡而邊人不

備而邊疆之人遂滅巢吳遂滅楚及鍾離吳又滅楚

鍾離邑略非不告而還吳師沈尹戌曰亡郢之始言楚人亡

於此在矣其兆在王壹動而亡一姓之帥楚平王一

離守巢鍾幾如是而不及郢幾動如此而亡詩曰大

誰生厲階言誰生此至今為梗至今為梗其王

之謂乎其平王之謂也為

常用

昭經二十五年

經二十有五年甲申春叔孫婁如宋夏叔詣會晉

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

人小邾人于黃父傳曰謀王室也於是天王謂之東

故期以明年而為黃父之會又明年而荀躒趙鞅

之師出是故天王書出入而晉師克鞏不書書克鞏

是討子朝也有鸚鵡來巢此鳥穴居不在魯界故曰來

欲傳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也言又重上事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陽州齊魯竟上邑

孫讓而去位者○公行書次自莊以來未之有也於

是再見其再見何以昭公之失國不可不詳其所知

往也○齊侯唁公于野井唁音彦○冬十月戊辰

叔孫婁卒○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曲棘

宋地

家鉞翁此為王室會不書無勤王之實也按左傳期以明年納王卒不聞晉侯躬御戎馬展義王室晉之不能亦甚矣

張洽邵子曰天下將治則天地之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則天地之氣自南而北禽鳥之類得氣之先者也鸚鵡不踰濟而至魯豈非自南而北之驗哉當此之先楚雖為列國患而齊晉猶足以抑之自此之後晉伯不競吳楚越皆迭主夏

耶經世鈔今人每好遠方之人詆宗族鄉里之賢以自鳴高者可以鑑矣

鍾伯敬宋公事昭子當飲酒而二人皆泣亦甚不祥此不待樂祫而知其將死也

魏禧語曰培婁無松柏其大宗與宗既卑賤矣身安得貴乎昭子數語可謂要言不煩

○季武子
季悼子
庶姊 嫁小將

季公若
女子 夫元公
女子 將嫁季
季平子意如

陳明卿昔也討私臣使公孫之卿圍之今也娶已妻使公室之卿逆之名雖為臣實行魯君之事尚何待昭公孫齊而後事魯哉魏禧按為初君者不可不知勢衰權微當別謀所以自振豈能強闕之哉曹髦亦出于背有由然矣

補注明年將納王晉人徵魯則日明

平子以宋所生女妻之

昭子如宋 叔孫聘時且逆之

且為季平子迎女季平子人臣也而因卿逆女強橫甚矣

公若從 從叔孫昭子在

如謂曹氏 曹氏即宋元夫人曹小

勿與 勿與魯將逐

之逐季平子 曹氏告公 曹氏以告

公告樂祫 宋元公

樂祫 魯大夫

出魯君必 政在季氏 魯國之政

君喪政 魯國之君 四公矣 宣成襄

者失其民心而能逞其志 未之有也 此天下必

鎮撫其民 鎮安撫綏其民人 詩曰 魯君失民矣 魯君失

亡之喪亡 心之憂矣 此其所以 魯君失民矣 其國政

故民心 焉得逞其志 安得快其志之所欲而 靖以待

命安靖以 猶可 動必憂 逆時而動必致憂患

夏會于黃父 晉合諸侯于 謀王室也 王室有子朝

簡子令諸侯之大夫 趙簡子 輸王粟 輸粟米

具人徒 曰明年將納王 時天王出居狄泉故言 子大

叔見趙簡子 游吉見趙 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 趙

子問以拜揖遜讓 對曰 是儀也 言揖讓周旋之禮

禮也 非禮之 簡子曰敢問 於子何謂禮 禮之本

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 吉子大叔各舉子產之言以 稱先大夫

曰舉子產之言 夫禮為道 天之經也 經者道 地之義

左傳平水卷五十七

十四

也義者利民之行也行者人所履天地之經天經地義其實

一理故物而言而民實則之以天地為法則則天之

明日月星辰天之明也因地之性高下剛柔地之性

生其六氣生其陰陽風雨用其五行用其水火木

氣為五味五行之氣適口養體發為五色發見於

黃赤白黑之章為五聲商角徵羽之聲淫則昏亂滋味聲

過度則令人民失其性淫縱情欲則是故為禮以奉

禮以奉其性為六畜馬牛羊雞犬豕五牲麋鹿

三犧祭天地宗廟以奉五味凡此以奉成為九文

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華若草華藻水草火

六氣五行發露其謂火粉米若白米黼若斧黻若兩已相戾傳曰火龍

如此王納諫論禮乃從

平究歸人情又是繡黻昭六采畫繪之事雜用天地四方之色青與

性學此真可與戴其文也白赤與黑玄與黃皆相次謂之六采五

記諸篇相表裏者章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以奉五色

於道而文之精粹完美亦不可及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解並見以奉五

聲凡此所以奉成為君臣上下君尊在上臣卑在下以則地義

外經常君臣有尊卑為夫婦外內夫婦治內以經二物物事也

為父子兄弟男子先生為兄後生為弟姑姊父之姊妹為

甥舅姊妹之子為甥母之兄弟為舅昏媾妻父曰昏媾姻亞婿

生為妹姊妹之兄弟為舅昏媾妻父曰昏媾姻亞婿

相謂曰亞若眾星之共辰極也為政事在

為政治功曰加行務行其德教以從四時以

從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之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使

穆文惠太叔述子臣為事庸治功曰加行務行其德教以從四時以

天地人之理其說收冬藏之為刑罰威獄重刑輕罰使民畏忌使

道剛柔法為夫婦之

道剛柔法為夫婦之

道剛柔法為夫婦之

簡子終身守之獲
免於難真不可斯
須去身也哉抑春
秋遠禮之學仲尼
而下子產其選矣

知所畏伏 **以類其震曜殺戮**
雷震電曠天之威也聖人作刑獄以象類之

為溫慈惠和
溫良慈祥和順 **以效天之生殖長育**
長天之

恩也聖人施恩惠以效法之 **長張上** **民有好惡喜怒哀樂**
此六者皆

好去聲下好同惡去聲 **生于六氣**
六者皆由陰陽風雨晦明六氣

是故審則宜類
審其法則宜其象類 **以制六志**
為禮以制好

六志使 **哀有哭泣**
其志哀則哭泣應之 **樂有歌舞**
其志樂則歌舞應之

有施舍
其志喜則施與縱舍應之 **怒有戰鬪**
其志怒則攻戰爭鬪應之 **喜生于**

好
志之所好則其喜可知 **怒生于惡**
志之所惡則其怒可知 **是故審行信**

令
謹審其施行信必其號令 **禍福賞罰**
賞以福人罰以禍人 **以制死生**
禍以制其

死福以生
人之好生有死 **好物也**
物事也此事之至好者也 **死**
人之惡物也

汪克寬晉頃承世此車之至 **好物**
事之好者 **樂也**
歡樂之道也 **惡物**
事之惡者 **哀也**
哭

略弗克振在位四 **哀樂不失**
或哀或樂不失其正 **乃能協于天地之性**
乃能

而黃父之謀約王 **是以長久**
故能參天地與之長久 **簡子曰甚哉**

既不躬帥三軍以 **禮之大也**
言禮之為道如此其大 **對曰禮**
禮之道 **上下之紀**

王堂之將定而竊 **所以綱**
紀上下 **天地之經緯也**
天地以禮而成儀以經緯而成文也 **民之所**

其功至于慮之役 **以生也**
民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所資以生者也 **是以先王尚之**
是以古

欲納昭公於魯而 **皆崇**
尚之 **故人之能自由直以赴禮者**
人性之曲者自以禮弼之使就於直

衛之請蓋是時晉 **謂之成人**
能如此者而大 **不亦宜乎**
言其宜也 **簡子曰鞅也**
鞅簡子名 **請終身守此言也**

魏禧戴禮諸大篇 **鞅能終身守此言故**
終免於晉陽之難 **宋樂大心曰**
即桐門右師 **我不輸粟**

附見二王後杞宋不肯輸粟也詩振鷺等周封夏殷之後

我於周為客宋二王後故若之何使客如

晉士伯曰即士自踐土以來踐土在傳守何役

之不言宋人無一役而何盟之不同亦無一盟不

曰同恤王室且今之言曰同子焉得辟之謂樂大

子奉君命樂大心奉以會大事以會

而宋背盟使宋背同恤王室之無乃不可乎言

右師不敢對樂大心無受牒而退受輸粟而退

伯告簡子告趙鞅曰宋右師必亡言樂大心必奉君

命以使奉宋君之命出使而欲背盟而欲背同恤以

于盟主以于犯盟主無不詳大焉言不善無大此者

有鸛鳴來巢見經書所無也書中國之師已

曰魯大夫異哉言其怪吾聞所聞文武之世文周

童謡有之嘗有童子曰其辭鸛之鳴之鸛

公出辱之言鸛鳴來則鸛鳴之林林

公在外野公則出在往饋之馬季平子每歲鸛鳴

公在乾侯公則出在徵褻與禰居貌

遠哉遙遙遠哉遙遙言稠父喪勞稠父昭公死外故

宋父以驕宋父定公代鸛鳴鸛鳴傷之甚往

歌來哭昭公生出故童謡有是童謡常今鸛鳴來巢

歌來哭昭公生出故童謡有是童謡常今鸛鳴來巢

顏師古今之鸛鳴中國皆有但不踰濟水耳故左氏以為魯所常無異而書之

穆文惠果如此謠則乾侯之出昭公可以借口而季氏亦可以無尤矣此必後人感於乾侯之事衍而為謠如三百篇之遺耳

至元美自文武之世卽有此謠則昭公之遜豈其數果不可逃耶

孫鑿絕二階始似孫鍊成者不類風謠或左公有闕色

同喪去聲

補注其將及乎傳今鵬鴉果來巢其將及乎

云書所無也釋經應此童謡之驗

之義畢矣師已曰以下乃小說傳會

之辭或云好事者所增益也

陳與郊此節言平子得罪於公若

孫鑿瑣叙處見境經世鈔婦人之淫

母與犬獄處此者不可不慎

甚也傳言再雪以旱甚故非過時旱祭也

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

子公鳥季公亥之兄生申申公鳥之子鮑女所生也

季公亥即公若與公思展季氏族

其室三人共相治公鳥之室及季妣與養人檀通季妣即公鳥妻

而懼懼公若公思展申夜姑討之乃使其

妾扶已扶也公鳥之妻自使其妾以扶已

公若欲使余公若即季公亥

言公若欲使余我非禮而扶余於我又訴於公

甫公甫季平子弟公鳥妻又往告誑之曰展與夜姑將要余言公思展與申夜姑

將要劫我以非禮要平聲秦姬以告公之秦姬即秦邁之妻公之亦季平子弟

之與公甫告平子公之公甫並以季平子平子拘展於下

下季氏邑平子信之而執夜姑而執夜姑而使人執將殺之將

公若泣而哀之公若哀夜姑無罪而泣下曰殺是言若殺是殺

余也與殺我無異蓋公若與夜姑共相公鳥之室故欲當其罪將為之請將為夜姑請於

平子而免之平子使豎勿內豎小臣也季平子不欲為去聲

納公若之謁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夜

姑之有司欲迎公之使速殺之速殺夜姑故公若

怨平子故公若怨季平子季邱之雞鬪季平子邱昭伯二家相近

故雞鬪季氏介其雞以膠沙播之為介雞邱氏

鍾伯敬介其雞史邱音后

同上聽訴不察而遽殺人乎

孫鑿三段明整不碎

鍾伯敬介其雞史邱音后

記作芥雞羽服度
日捕芥子播其雞
羽可以全郈氏雞
目

為之金距郈氏以金距平子怒怒郈氏益官於郈氏侵

氏室以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怨季平

子益官且臧昭伯之從弟會為讒於臧昭伯臧為子

氏事見此年冬而逃於季氏季氏臧氏執旃旃之也

臧會於季氏平子怒曰何故拘臧氏老拘執

之家將禘於襄公禘合祭也將合萬者二人萬舞也

當二十六人其眾萬於季氏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

恐亦指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不能

也蓋襄公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魯諸大夫遂

公為公為昭公子務人且與之出射於外且與公為

外而謀去季氏假射弓以定去季公為告公果公賁果賁

賁奔墳祕三音公果公賁使侍人僚相告公因昭

告昭公○粗音查公寢昭公時將以戈擊之昭公

將以戈擊之僚相乃走僚相公曰執之昭公乃言亦無命也獨

執之亦無勅命懼而不出僚相懼數月不見凡數月公不怒公

昭公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昭公乃執

相乃走僚相又使言果賁又使僚公曰非小人之

所及也昭公謂僚相為小人公果自言公果知公意

公以告臧孫昭公以其謀臧孫以難臧昭伯以季告

郈孫昭公又以其郈孫以可郈昭伯以季勸逐季氏氏為可逐

是豫部分也

孫鐘叙三怨緣由

詳核此下語未甚

淨

附見先君襄公也

言不禮襄公却禮

家廣也

經世鈔左氏凡敘

人大難之起必先

歷敘其開然於衆

之故使後人讀之

知難作有由可自

省故欲避難者必

先平怨欲造大難

者亦必先平衆怨

也如勾踐報吳而

曰子女玉帛日賓

服于鄰國者是也

注道見昭公謀去

季氏不勝次於陽

州孫應鰲曰此事

三諫而昭公三違

之及於難宜也

孫應鰲懿伯之言

有三不可焉護人

以君僥倖尤為朗

其惡名不可為也

舍民數世

且政在焉

且魯國之

政在季氏

其難圖也

公退之

辭去

曰臣與聞命矣

臣不獲死

乃館於公

公居於長府

九月戊戌

伐季氏

殺公之于門

平子登臺而請

曰君不察臣

之罪

使有司討臣以干戈

請待於沂上以察罪

請囚于費

以五乘亡

告子家懿伯子家懿伯莊公玄孫昭公懿伯曰讒人

以君微幸言讒譖之人以事若不克事若不勝君受其名

舍民數世言魯君失其民心已數世矣

且政在焉且魯國之政在季氏其難圖也

公退之昭公退之使去辭去

曰臣與聞命矣言臣既與聞欲逐季氏之命矣

臣不獲死罪不得其死乃館於公乃留館公宮

公居於長府長府官九月戊戌

伐季氏昭公以兵伐季氏殺公之于門殺季平子之弟公

平子登臺而請季平子登臺請命於昭公曰君不察臣

之罪言魯君不察臣罪之有無使有司討臣以干戈使有司以兵見討

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魯城南自有沂水季平子欲出城以待罪也

弗許昭公弗許請囚于費費季氏邑季平子又請囚于費

弗許昭公弗許請以五乘亡季平子又請以從車五乘出亡

弗許昭公弗許曰君其許之勸昭公從之政自之出久矣魯國之政自季氏出於此

隱民多取食焉隱約窮困之民多取食自給為之徒

者眾矣為季氏徒黨者可謂眾矣日入慝作日入月冥也言日冥之後奸邪惡慝之人

弗可知也其事不可知也眾怒季氏之眾皆懷怒君之心不可蓄也不可使蓄而弗治

將蘊將蓄積蘊蓄積其民將生心則民將生異心生心異心同求將合與季氏同求

登臺而請乃知古君者將君必悔之君謂昭公弗聽昭公不從其言邱孫曰邱

伯必殺之言必殺公使邱孫逆孟懿子孟懿子即仲孫何忌昭公

伯使邱昭伯迎之叔孫氏之司馬駸駸言於其衆問叔孫氏之

者曰若之何言將如莫對衆疑又曰駸駸又我家臣

也言我輩乃不敢知國不敢知國凡有季氏凡魯國

氏與無與魯國之於我孰利孫氏孰利皆曰衆皆無

季氏言三家同功一無叔孫氏也唇亡齒寒是駸

戾曰然則救諸果如此則救帥徒以往駸駸乃師陷

西北隅以入陷公圍西北公徒釋甲執冰而踞冰箭

昭公之衆皆解甲執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

以望季氏孟懿子亦疑所助見叔孫氏之旌見叔

之旌旗已登高望季氏觀勝負負孟氏執邱昭伯昭伯時往

故就殺之于南門之西殺邱遂伐公徒孟氏遂救季

子家子曰諸臣偽劫君者諸臣謂公若等偽若而負

罪以出負罪出奔使君止君自可意如之事君也意

即季平子言若非公本意君止止不出公曰余不忍也言

其事魯君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言

孫于齊見經次于陽州見經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平

國曰唁平齊侯未至魯昭公齊侯曰

是寡人之罪也齊景公自責使有司待于平陰齊侯

正可參看

泯滅故也

孫鏞救語稍滯

補注君必悔之弗

聽傳見公不能用

子家子之言故失

國

孫鏞寫情狀宛然

穆文熙季氏登臺

請罪亦甚岌岌而

公徒不戰二氏又

起而助之事機至

此殊為可恨

彭士望使昭子在

室即不授甲攻季

必不帥衆攻公徒

明矣

經世鈔於南門之

西昭伯之請孟氏

與趙鞅之逆翹舒

汪克寬昭公君千
乘之國討季氏不
克出奔何哉即位
雖久而無德無入
無謀無兵徒欲奮
怒臂以當車轍其
不死於難者亦幸
而免耳

本不勅有司遠詣陽州而欲近會于平
陰故令魯侯過其先至野井遠見迎逆為近故也
近而陽州遠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
野井經禮也禮也禮也禮也禮也禮也禮也禮也禮也
將求於人言公將有求於齊則先下

言自昔國
封疆以西
君命以待
執事以從
人之憂也
亦齊君之
公喜昭公
侯之念已
子家子曰
天祿不能
不再言天
之福祿天
若昨君天
若報君以
祿不過周
公不能於
昨周以魯
足矣周公
止封於魯
則失魯魯
國而以千

之則先為禮之善物也此禮之善事齊侯曰自莒疆以西
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車馬之賦以從
君命以待昭公伐寡人將帥敝賦車馬之賦以從
執事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命是從君之憂寡
人之憂也亦齊君之公喜昭公侯之念已子家子曰天祿
不再言天之福祿天若昨君天若報君以祿不過周公不能
於野井齊果出迎而唁之亦可以見景公能不失禮矣
景公自守之君也何以責其不能定魯哉而況公初至
之時魯亦未能遽為謀也先儒謂譏其無納公之實蓋
要其終而言耳

胡安定齊侯唁公
野井以禮遇相見
孔子曰其禮與其
詞是矣然則何以
失國而不返乎禮
有本末正身治人
禮之本也威儀文
詞禮之末也昭公
無其本而徒末焉
是亟豈所以為禮
哉

社為臣而以二萬五千家誰與之立則從亡者皆將
之共且齊君無信且齊景公誠信不至不如早之罷之往也
弗從昭公不從其言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臧昭伯率從亡
從去聲載書曰載書之戮於公壹心齊壹好惡同
之好則同好信罪之有無信明也處者有繾繾從公
繼繾不離散而從公在無通外內外言不入內言不出
外言不離散而從公在無通外內外言不入內言不出
公命示子家子以昭公之命示載書子家子曰如此

孫鐘子家子節
有載此文於不聽
懿伯處見能
孔尚典夷吾在外
卻使重賂秦以
求入當時齊秦天
夫皆貪賂于家子
何不教昭公以邑
賂而使之與師納

不能與二三子同心二三子謂從亡者言
皆有罪從者皆留者或欲通外內言彼此解說
皆不能與之同其好惡而以為

左傳言林卷五十一

不能與二三子同心二三子謂從亡者言
皆有罪從者皆留者或欲通外內言彼此解說

左傳言林卷五十一

不能與二三子同心二三子謂從亡者言
皆有罪從者皆留者或欲通外內言彼此解說

包耶

孫鑿意精語未工

此是鍊法未盡

王元美通外內以

下釋繼絕從公無

通外內之非

經世鈔欲去君當

是此時舍君而去

別圖迎復之策注

非

同上昭子自闕歸

最是先出在外兩

無所與人極好進

言做事

季本婦不忍自同

於季氏而謀納公

正也不忍見敗於

季氏而反自裁也

也然不能前季氏

之羽翼而徐為之

圖其不及甯俞遠

矣

孔尚典子家子此

時見昭子來是一

好機會便當先要

臧孫合謀又設法

以回公徒之心昭

公易與不怒不聽

不先謂衆心而徒

與公言何益

王德春秋賢臣憂

國而祈死者二晉

范文子以厲公無

道慮國難之將作

魯叔孫婁以昭公

失國憤意如之見

欺者愛君憂國之

至因禱以自裁也

李應前死之說本

不可信此年春昭

且欲去君

去君欲為負罪出

亡者好出奔而惡歸

國○好惡並去聲

焉可同也

安可同其好

惡○焉音烟

昭子自闕歸

叔孫婁自

見平子

見季孫

平子誓類

意如

而何守焉

何必守公

乃不與盟

不與諸世之

君將速入

君將速

弗通何為

通外內而

去君

通外內之言而

君將速入

君將速

弗通何為

通外內而

去君

且欲去君

去君欲為負罪出

亡者好出奔而惡歸

國○好惡並去聲

焉可同也

安可同其好

惡○焉音烟

昭子自闕歸

叔孫婁自

見平子

見季孫

平子誓類

意如

而何守焉

何必守公

乃不與盟

不與諸世之

君將速入

君將速

弗通何為

通外內而

去君

通外內之言而

君將速入

君將速

弗通何為

通外內而

去君

且欲去君

去君欲為負罪出

亡者好出奔而惡歸

國○好惡並去聲

焉可同也

安可同其好

惡○焉音烟

昭子自闕歸

叔孫婁自

見平子

見季孫

平子誓類

意如

而何守焉

何必守公

乃不與盟

不與諸世之

君將速入

君將速

弗通何為

通外內而

去君

通外內之言而

君將速入

君將速

弗通何為

通外內而

去君

且欲去君

去君欲為負罪出

亡者好出奔而惡歸

國○好惡並去聲

焉可同也

安可同其好

惡○焉音烟

昭子自闕歸

叔孫婁自

見平子

見季孫

平子誓類

意如

而何守焉

何必守公

乃不與盟

不與諸世之

君將速入

君將速

弗通何為

通外內而

去君

通外內之言而

君將速入

君將速

弗通何為

通外內而

去君

子在宋與元公對語而泣樂祁已知其魂魄去何待於祈哉

孫應鰲昭子之祔死徒死矣然志有可悲焉母亦自諒其力之不足以去平子而遂欲殺命耶

經世鈔昭子未來平子之意不可知衆未安而倉卒竊焉以歸造次愈甚君臣皆童心矣

家鉞翁齊晉大國坐視季氏逐君恬不加省而宋元特爲此行將以其

前日逐華向者而討魯之強家非能視天下之思猶已之惡豈能及此春秋書其生於行錄之也

鍾伯敬死生之度送死事生之法度不忍其死不忍亂法自速其死祇適也言君命必不行適以自辱也

彭士望見慶而行尤人所難

陳傳良齊侯圍鄆傳見經善取不言圍他倣此

涉洛也焚東訾東訾敬王邑弗克尹氏弗勝○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欲以昭公失國如晉請納昭公夢太子樂即位於廟太子樂元公太子也元公已與平公服而相

位於廟太子樂元公太子也元公已與平公服而相

之已元公也平公元公父也已與平公服而相

六官而公曰寡人不佞言孤寡不能事父兄不能事父兄父兄華

氏向氏等以爲二二子憂以爲六卿諸臣之憂寡人之罪也列咎自責言此

我之若以群子之靈若以諸臣威靈所及獲保首領以沒得保全首

領而以唯是楸柎所以藉幹者楸柎棺中笭林也幹骸骨也言棺斂之禮

所以薦藉骸骨者○楸柎音請無及先君欲自取損無及先君之禮

仲幾對仲幾宋大夫也曰君若以社稷之故言宋君若以憂勞社稷之重

私降昵宴昵近也降昵宴謂私自降損昵近宴樂之事群臣弗敢知此細則羣臣不知

若夫宋國之法若宋國一定之法死生之度送死事生之法

先君有命矣自始封以至今日群臣以死守之有先君之定命在

弗敢失隊不敢少有闕失臣之失職臣

常刑不赦國有常刑不可赦宥臣不忍其死臣不忍

君命祗辱君命必不行適以自辱也宋公遂行元公遂行已

亥卒于曲棘卒于曲棘之地爲明年梁丘據語起本○十二月庚辰齊

侯圍鄆欲取以居公不書圍○錄初臧昭伯如晉昭伯

臧會竊其寶龜僂句臧會昭伯從弟盜竊昭伯之寶龜僂句寶龜所出地名也

以上爲信與僂僂不信也僂不信也僂不信也

名也○僂力主力具二反句居具反

左傳平本卷五十七

二十一

僭言不信臧氏老將如晉問問昭伯會請往請代

行昭伯問家故故事也昭伯盡對盡以其及內子昭伯

妻與母弟昭伯叔昭伯孫昭伯則不對若有他故再

三問昭伯再不對不肯對歸昭伯自及郊及魯會逆

臧會問昭伯又如初會又不對至昭伯次於外而察

之昭伯懷疑不入其家乃皆無之皆無他執而戮之執

會而戮而奔邱邑邱魴假使為賈正焉魴假

大夫使臧會為賈正掌貨物使有計於季氏臧會為

簿於臧氏使五人臧昭伯使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間

戈刀也楯于也桐汝里名間里門蓋杖兵以會出臧

伏於桐汝之里門楯食準反又允下同

自季氏出逐之伏兵及奔臧會及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執

會於季氏中門之外季孫曰何故以兵入吾門言汝何

戈入我門拘臧氏老拘執臧季臧有惡二家相怨惡

及昭伯從公從公出亡平子立臧會立臧會以會曰

會得立乃僕句龜名言不信果驗傳僕句不余欺也

附錄楚子使蓬射城州屈蓬射楚大夫城州屈之復

茄人焉還復茄人於州城丘皇又城丘遷晉人焉後

人於丘皇熊相謀楚大夫使為巢邑季然

郭卷季然楚大夫使為卷邑子大叔聞之鄭游吉曰

楚王將死矣言楚平王使民不安其土言復茄遷

孫鑿郭卷某地常用郭字新

穆文惠此為以不信而得言者故曰不余欺也亦足嘆矣

按臧會初上不信得言今果然注言凡上筮之驗或善或惡皆由其人有應無一定之理陳傳良優句不余欺也季臧亦交惡

民不得其土地民必憂憂將及王憂憊之極將及於王身弗能久明年楚子居卒傳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五十七

左傳評林

明兵興凌雅隆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與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五十八

梅谿 林堯叟唐翁

魯昭公十四

昭經二十六年汪克寬昭公在死

而魯於宋晉鄭曹滕薛每遣使會葬

不廢喪紀則意如之專魯無疑矣

啖助王者至尊雖在外皆曰居諸侯

奔在境內亦曰居皆言猶居其地但不得其所耳

劉敞穀梁云言圍大公也非也公失

圍而圍成師在封

經二十有六年乙酉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而葬速○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郕○夏公圍成成孟氏邑○秋公會

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鄆陵地闕也參盟自齊桓以來

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晉不復主盟矣十六年齊徐莒邾當盟於蒲隧十九年宋邾邾徐當盟于

蟲則諸侯有不待伯主而自盟會者矣於是書以晉之不復主盟也晉不復主盟而後齊專盟矣○鄆音

專又音團○公至自會居于鄆無傳○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平王卒子昭王軫立○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言始得京師也昔者惠王出入

內而書之此小之皆不書襄王雖書出猶不書入也於是悼王自皇敬甚者不可謂大王自狄泉則曷為皆書入幸之也王室亂矣入無足高閔公失國而食諱焉爾于成周諸侯者求入也求猶未得王都也○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氏尹氏之下則從之者而已

以莒杞魯之與國也汪克寬昭公之居是乃發傳者○葬宋元公○如先君如葬先君之禮禮也宋

不書至若公之在魯地也○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夏齊侯將納公師納魯昭公命

無受魯貨命齊人不得與魯申豐從女賈皆季氏家

如瑱瑱充耳縛卷也急卷為一使如充適齊師以幣

音汝以幣錦二兩所謂匹也二兩蓋二匹縛一

也罪晉不臣而哀也罪晉不臣而哀也罪晉不臣而哀也

齊謂子猶之人高齒○能貨子猶○以錦示子猶○魯人買之○之不通○猶以子猶受之○于魯君者○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
齊謂子猶之人高齒○子猶即梁兵據高齒子猶之家姓太國爵為侯伯主盟於時不能即逐子朝之黨而安定之二十三年一圍郊而亟還坐視成敗踰五年然後與師納王原情責實不忠不臣之甚者也
王洽子朝謀亂王室兵敗而奔其罪不容誅矣也子朝所黨助故曰以王子朝奔楚言子朝之罪由三子所致也
傳二十六年
陳傅良齊侯取鄆經併上圖書取傳
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在前年○叔孫昭子求納其

紀其實杜說非穀
梁傳曰以其為公
取之故易言之其
說皆通也

魏禧一如瑣錦細
甚乃如克耳不獨
易懷

季孫貨而說齊侯
其事不可謂無但
景公左信用晏子
必不為據言所動
其所以不納公者
亦由本無遠志又
見公甚失人心故
但居之於野使不
失所則自以為盡
職矣於景公又何
責焉若謂使公子
鉏帥師從公圍成
納質子為信○質音致

晏子必不勸君為
比而亦不令經公
圍成之書也
按爾雅云四區曰
盆二盆有半曰度
知是自古度有二
法

丁此邑齊景有駟
陵之盟錦入於子
猶晉頃為扈之會
而貨內於士執二
君憤然索然中立
孰知田常難禍於
齊六卿伏憂於晉
屠火積薪真可嘆
也

穆文熙宋元叔孫
詠納魯君皆無疾
而死者亦事之偶
然耳人生有命豈
音由胸

音由胸

音由胸

音由胸

君無疾而死

亦在前

不知天之棄魯耶

不知二人皆為昭公輒死豈天

將棄絕魯國使然耶

抑魯君有罪於鬼神

抑昭公有所得罪於天神人鬼

此也

故不為鬼神所佑以致此禍也

君若待于曲棘

言齊君若待于宋曲棘之地

使群臣從魯君以上焉

使齊之羣臣從魯侯以上可代與否若可魯

師有濟也

師有成功

君而繼之

而繼之

若其無成

若伐魯而無成功

君無辱焉

齊君亦無親伐之恥辱焉

從之

齊景公從其言

使公子鉏帥師從公

使從魯公伐魯

大夫公孫朝謂平子

曰有都

言國之有都邑

請我受師

許之

季平子許之

弗許

曰信女足矣

言信汝自

足不須質也

告於齊師

曰孟氏

言魯仲孫氏

魯之故室也

用成已甚

用成之力弗能忍

也

請息肩于齊

詐言欲降齊師如荷重擔齊

師圍成

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

淄水

師飲馬于淄水

成人

成人

曰將以厭眾

曰不勝眾

以厭眾心不欲使

魯成備而後告

師及齊師戰于炊鼻

炊鼻魯地季氏

齊子淵捷從洩聲子

射之

齊子淵捷逐之

中楯尾

繇胸

胸車軛繇

七入者三寸

鏃蓋

鏃蓋

因納非其人而遂
死乎子猶受貨而
處之為詞何其誤
也
孫鑿謬論却人人
深

按若符于曲棘據
說此曲棘齊地
棘也似與上曲棘
別

經世鈔茲無敵矣
語尤穩當可聽讒
人之言道理而可
信者最易入毅不
可不慎
補注師及齊師戰
于炊鼻戰不書為
魯諱臣拒君也故
齊師圍成特書公
以見義杜說非

孫鑿七人者三寸
儘入細但節奏尚
未極
郭眉子車得助
而反明為齊人
此不知倉卒應變
者

矢鏃過車輒激車輻入聲子射其馬聲子射淵斬鞅

在腹曰鞅斬死改駕人以為駸戾也而助

之魯人也駸戾叔孫氏司馬魯人子車曰子車即淵捷

齊人也子車見魯人助已乃將擊子車魯人之先助

擊將子車射之子車反死其御曰子車之又之

又欲使子車曰眾可懼也言魯人之眾而不可怒也

激之使怒子囊帶從野洩報乃私也若報其

洩曰野洩軍無私怒言軍中無私忿怒亦叱之野洩亦

將亢子欲以公戰又叱之囊帶復亦叱之野洩亦

冉豎射陳武子武子即陳子強中手中陳武子

之失弓而罵陳武子失以告平子冉豎以告曰有君

子言有君白皙顏色鬢美鬢眉美眉甚小甚有

平子曰必子強也子強即陳武子無乃亢諸言無乃亢禦對

曰冉豎謂之君子言既謂何敢亢之偽言不敢亢林

雍羞為顏鳴右林雍顏鳴皆魯人下下車死何忌取其

耳何忌齊大夫不欲殺顏鳴去之其右林雍見死

子之御曰苑何忌之御視下顧復欲使死子荆林

雍刺擊心斷其足斷林雍之足鑿而乘於他車以

歸鑿一足行林雍被傷乃鑿行乘顏鳴三入齊師顏

既去凡三呼曰大呼於眾林雍乘呼林雍共載此言

來入齊師呼曰呼去聲林雍乘魯人皆致力於季

氏不以私怨而相棄○乘去聲○錄四月單子如晉告急單穆公告

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劉人劉舍之屬

尸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王城于朝之師劉

劉師敗績敬王之師敗○秋盟于鄆陵見經謀納公也

庚午次于渠渠周地敬王王城人焚劉子朝之人丙

子王宿于褚氏敬王宿于褚氏之地丁丑王次于崔谷敬王又

于滑敬王又次于滑之地晉知躒趙鞅師納王納敬王○使

女寬守闕塞女寬晉大夫闕塞洛陽西南伊○九月

楚平王卒經書楚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子西平王之庶長子也子

曰太子壬弱太子壬即昭其母非適也昭王之母非平

王子建實聘之本王子建所聘也子西長而好

善子西居長而又好善立長則順立長子則建善則

治建善人則王順立王國治為國可不務乎可不以

務子西怒子西聞欲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廢之立

楚國之政言王子建故言國有外援不可

瀆也不可瀆慢王有適嗣太子壬夫人所生故言不可亂

也不可亂敗親不立秦出是速讎秦愛其出必將來亂

嗣不立太子是不祥神怨人怒福佑不我受其名使

薛以自潔者有之

賢豈足多哉

然則延陵子臧之

魏禮賢者當此

薛以自潔者有之

賢豈足多哉

然則延陵子臧之

有不待伯者而自

盟會者久矣於是

始書今案諸侯自

相盟不書與外特

相盟不書同義此

以公會書

楊升菴子西如自

立其後必無自公

之亂

孫應鰲子西此怒

可謂義理之勇其

詞凜然

穆文熙子西辭楚

亦是大節但納勝

致禍乃成大愚不

然則延陵子臧之

賢豈足多哉

魏禮賢者當此

而乃出如此語真
賢人所難周平王
於申侯可愧死矣

實受其賂吾以天下假使賂我我吾滋不從也我益不肯從也

楚國何為以楚國與我必殺令尹必討令尹之罪而殺之令尹

懼令尹懼子西乃立昭王乃立太子壬冬十月丙申

王起師于滑滑本鄭邑時屬周敬王辛丑在郊郊子

敬王師敬王師遂次于尸尸即尸氏在鞏縣西南十一月辛

酉晉師克鞏鞏子朝邑知躒召伯盈逐王子朝伯盈

尹氏固南宮嚳尹召二族皆奔故稱氏重奉周之典

籍以奔楚奉成周之舊典陰忌奔莒以叛陰忌子朝

召伯逆王尸召伯即召伯盈及劉子單子盟

補注奉周之典籍
以奔楚傳見尹氏
毛伯名陳氏曰召
伯召伯與也杜言
意稱召氏非

遂軍圍澤澤周地次于隄上隄上癸酉王入于

成周成周今洛陽甲戌盟于襄宮襄王廟晉師使成公般成

周而還成公般晉大夫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莊

王子朝使告于諸侯王子朝自楚使人曰昔武

王克殷昔周武王成王靖四方成王安靖四方康王息民康

亦曰其意吾無專享文武之功我不敢專享文武之功且

為後人之迷敗顛覆且為後世子孫之昏迷喪而溺

入于難難入于患則振救之則兄弟之國共至于

夷王夷王厲王愆于厥身愆惡疾也夷諸侯莫不並

補注王子朝使告
于諸侯傳見子朝
奔在王入前書在
王入後王入乃告

陳傅良王入于莊
宮傳言敬王之亂
四年而後定故經
不與單劉以復辟
之義而深罪晉汪
氏曰傳記王入于
莊宮杜注莊宮在
王城則敬王亦入
王城矣三十二年
書城成周蓋敬王
入王城而弗居遂
定都成周也

召伯新遂軍圍澤
澤周地
隄上
襄王廟
莊宮
成周今洛陽
成公般晉大夫
王子朝自楚使人
成王安靖四方
成王入于莊宮
莊宮
襄王廟
成周今洛陽
成公般晉大夫
王子朝自楚使人
成王安靖四方
成王入于莊宮
莊宮
襄王廟

諸侯

孫鐘是辭命大篇厲王宣
平平鋪去亦有首
節第尚未入妙境

走其望

諸侯莫不徧走
禱祠羣望之神

以祈王身

以祈王身
疾之瘳

至于厲王

厲王之心

厲王之心

萬民弗忍

萬民弗忍
忍其苦

居王

于彘

厲王之末
周諸侯釋位

去其位

以問王政

猶

與也

周召二公與治王之政
事號曰共和

宣王有志

宣王厲王子
彘之亂宣王

尚少

召公虎取而長之
而後效官

授也

二公乃共
立之而授其官政

于至于幽王

幽王宣

天不弔周

天不弔周
王昏不若

順

也幽王昏亂

用愆厥位

于厥位

攜王好命

攜王幽王
少子伯服

伯服欲立之

而廢太子

是攜王好

犯立嫡之命

諸侯

替之

申伯與鄩及犬戎伐周

而建王嗣

立太子宜

白

用遷邾郈

邾音夾

郈音辱

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

王室也

由此而觀

則是兄弟能輸

至于惠王

惠王平

天不靖周

靖周邦

生頹禍心

王子頹

惠王庶叔

于叔帶

叔帶襄王弟

廣及叔

惠襄辟難

莊十九年惠

難僖二十四年

襄王避叔

越去王都

襄王處汜

則有

晉鄭

則有晉文

咸黜不端

晉文殺叔帶

鄭厲殺子頹

以綏定王家

以綏撫安定

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

命也

在定王六年

命也

由此而觀

則是兄弟能率

在定王六年

定王襄

其有頹王

頹口上鬚也

言周當有

亦克能脩其職

脩能

天子

諸侯服享

諸侯服從

享獻

二世共職

之職

諸侯服從

享獻

二世共職

諸侯供其

亂襄王處汜所謂
辟難也

增補合注此言晉
鄭能振救王室

湯雖菴間王位者
本謂子朝也今子
朝反以為王猛受
亂災者本謂楚也
今子朝反以為晉
此述妖言為下文

受亂災張本

職貢二世謂靈王位二世之後當有間

景也○共音恭王室其有間王位王位者謂子朝也

今子朝反諸侯不圖善圖謀而受其亂災而受其禍

謂楚也今子至于靈王靈王定生而有頤初生果王

甚神聖靈王甚有無惡於諸侯無所取怨靈王景王

景王靈王克終其世無有禍亂今王室亂單旗

即單劉狄即劉文剝亂天下剝喪變亂壹行不若專

行此不謂先王何常之有言先王唯余心所命惟我

欲則命其誰敢討之其誰得而帥群不弔之人弔至

群衆不弔以行亂于王室以行禍亂于王室侵欲無厭侵奪

至之人以行亂于王室規求無度規取求覓貫瀆鬼神貫習瀆慢

○厭平聲規求無度無有法度貫瀆鬼神鬼神鬼神之祭

祀慢棄刑法侮慢廢棄先倍奸齊盟倍叛奸犯齊傲

狠威儀傲惰狠戾以為矯誣先王矯詐誣罔以奸晉

為不道肆為不道是攝是贊是攝待之思肆其罔極

思欲縱肆其無茲不穀震盪播越朝自稱言使我震

有窮極之嗜欲驚動盪播竄在荆蠻竄伏於荆楚未有攸底攸所也

遷踰越音肯若我一二兄弟甥舅若我一二同姓兄弟獎順

天法崇獎安順無助狡猾無助凶狡以從先王之命

以從先王之命母速天罰赦圖不穀赦其憂而

則所願也願我之所敢盡布其腹心敢盡布陳其及

先王之經及陳先王而諸侯實深圖之而汝也使汝

增補合注此述先王立長之經

圖度昔先王命此以下言曰王后無適言王后若無嫡子○適音

則擇立長則擇庶子之長者而年鈞以德若年同則論其德之

厚德鈞以卜若德同則論其卜之吉凶王不立愛王不立其私所寵愛之子公

卿無私三公九卿無私之制也古之制也此古先之法制也穆后及大

子壽早夭即世在五年單劉贊私立少單子劉子贊助景王私意而立

少去聲以間先王間錯先王之制○間去聲亦唯伯仲叔季圖之

伯仲叔季物謂諸侯當為我圖度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閔馬父魯大夫聞子朝告

諸侯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言所籍於文辭者所以行禮也子朝于

景之命命而爭立遠晉之大離遠晉之大國而不依○遠去聲以

專其志以專行其篡立之志無禮甚矣其為無禮亦已甚矣文辭何為雖

文辭欲何為哉附錄齊有彗星齊出齊之分野不書魯不見齊侯使禳之

祭以禳除之晏子曰晏平仲無益也言祭禳無益於事祗取誣焉適

取欺誣焉天道不諱諱疑不貳其命禍福明白不可攜貳若之何禳

之若之何可且天之有彗也且天之有彗星以除穢也星象似彗

故有除君無穢德齊君之德本無穢惡又何禳焉又何以禳除為哉若

德之穢若其穢德禳之何損雖使祭禳何損於禍詩曰舉大雅大明詩

惟此文王惟此文王之為君小心翼翼小心翼翼然恭敬昭事上帝

昭明其敬事上帝之誠心聿懷多福聿惟也惟然故能厥德不回

回違也文王之以受方國國之所歸往君無違德齊

君若無違邪之德方國將至四方之國皆將來至何患於彗又豈以彗星為患哉

穆文與晏子不禳彗星誠為千古定論然高宗修德祥桑枯宋景公三言而發惑退舍則修省之功不可少也何晏子不以此告景公也魏禧觀景公對晏子數言想見庸主可哀今入欲笑欲哭

詩曰我無所監言我無所以為監觀之道夏后及商惟於夏商

用亂之故夏商惟用亂政而不改民卒流亡是以斯民終有流亡之禍若

德回亂若君之德回邪昏亂民將流亡豈惟君身實受其禍雖

祝史之為大祝大史祭祀之所為無能補也無能有補於其禍公說景

乃止乃止弗使禳祭齊侯與晏子坐于路

公歎景公歎息而言曰美哉室言宮室甚美其誰有

也此言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我以為為能有德對曰如

君之言誠如吾君之言其陳氏乎必陳氏代齊而有之也陳氏雖無大

德陳氏雖無盛大之德而有施於民而有恩惠施於齊民○施去聲下同 豆區金

金鍾之數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金金十為鍾

施之民也厚謂以私量貸公厚斂焉齊君厚斂於民山林

陳氏厚施焉陳氏厚施於民豆區民歸之矣民

皆歸陳氏矣皆歸陳氏矣詩曰雖無德與女雖無大德以及女式

歌且舞式用也要有喜悅之心用歌舞之陳氏之施陳氏厚施於民民歌舞

之矣民皆喜悅而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後世子孫若少怠陳

氏而不亡陳氏而不先亡則國其國也已則齊國必為陳氏之所有也已公

曰善哉言善是可若何因問當何策以制之對曰唯禮可以已

之已止也言陳氏之禮在先王之家施不及國大夫之家

李笠翁禮可以已之此道其常耳若陳氏之於齊則其

可以亂千古至言自謂不能易子其如景公何哉

彭家屋上言齊有彗星下文即接晏子論陳氏將有齊國可見天變不虛生此左氏之深意也

李笠翁景公牛山之滄與此路寢之嘆蓋皆不明死生必然之理者

孫應鑿晏子之言景公凡幾善之卒不聞其行也悲夫穆文熙陳氏之強晏子在當時亦明言之何景公不悟而竟為所代乎禮

左傳言本卷五十八

北巴在八世之前
豈人力所可回耶
真德秀方田氏之
初不過以小惠市
於國人而已使景
公用晏子之言修
明君臣上下之禮
使惠施出於上而
下不得私利權歸
於上而下不得擅
則大分明而人心
一雖百由氏其能
竊國乎景公乃喜
之而不能用且原
歛焉是驅其人而
驅之也

所施恩澤不
得及於國人
民不遷四民不得遷改其業
農不移農主稼穡
工賈不
變工治器用賈主懋遷
士不濫為士者不濫失其職
官不滯為官者不滯慢其
事滯音叨
大夫不收公利大夫不敢作福以收人心
公曰善哉
我不能進不能矣於是我不能進
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
國也為治也恨早不知禮之可以為國也
久矣其來已久與天地並有天地則禮義與
君令君主出命臣共臣主供命
父慈父主慈愛子孝子主孝順
兄愛兄主友愛弟敬弟主敬
夫和夫主和睦妻柔妻主柔婉
姑慈姑主慈愛婦聽婦主聽從
禮也此者禮之大節也
君令而不違君出令而不違於理
臣共而不貳臣供命而不貳
其父慈而教父慈愛而教子必嚴
子孝而箴子孝順而箴規以諫
兄愛而

王陽明景公而曰
善哉而卒不能以
禮為國蓋亦優柔
不斷使然

友兄愛而弟敬弟敬而順弟敬而順其兄
夫和而義夫和睦而得合宜之義
妻柔而正妻柔婉而守正固之節
姑慈而從姑尚慈而不自專
婦聽而
婉婦敬聽而加婉順
禮之善物也此數者禮之善事也
公曰善哉再三
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恨不早知此禮之可尊尚也
對曰
先王所稟於天地言此禮者與天地俱生先王稟受此禮於天地
以為其民也而設此禮法以治生民也
是以先王上之是以先王必以禮為上也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五十八

左傳評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五十九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

梅谿 林堯叟唐翁

日本播州奧田元繼志李父輯著

魯昭公十五年

昭經二十七年季本公每如齊求

經二十有七年丙戌春公如齊自鄆行○公至自齊居

納而不能也故復居鄆

于鄆○夏四月吳弑其君僚僚弑公子光立是為闔廬楚殺其大

趙鵬飛傳者以為

夫卻宛○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

卻宛之死費無極

滕人會于扈外大夫自為會○冬十月曹伯午卒無傳悼公卒弟聲公

諸而殺之而經以

野立○邾快來奔無傳快邾命卿故書○公如齊自鄆行○公至自

國殺為文蓋聽無

齊居于鄆無傳

極而致宛之死者

傳二十七年春公如齊見經公至自齊處于鄆前年齊取鄆以

君也故以累上之

亦不來五年後始

城成周可見晉伯威令不嚴而諸侯勤王不怠也

高閔快亦三叛人之黨魯為連逃淵數而受之魯之強臣逐君而邾快來奔從其類也

同上公以齊之我與也遂歸而明年如晉據范獻子之言曰季氏有齊楚之援然則齊固助季氏安肯納公

傳二十七年

傳說彙纂光越其君春秋不書光書吳胡傳歸罪大臣固是一說湛若水謂使人考其跡而

罪人斯得其說尤勝杜預以為罪在僚孔穎達劉敞以為國人皆欲弑之安可訓耶文十六年宋人弑君下辨之詳矣

按師都君子注復亦除也前漢高紀注復其身及尸之內皆不徭役也王元美史記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常以為為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僚至是子晉進專諸

居言在外也公在外也

楚平王卒故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楚平王卒故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

子皆王僚母弟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季札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上國即中國吳居東鄉故以中國為上國

遂聘于晉以觀諸侯

音有麋

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

王馬之屬楚王之養馬官屬校人也以濟師濟益楚師之衆與

窮尹工尹沈尹之師遇吳師于窮地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

沙水名子常又以舟師救潛及沙水之曲而歸

左尹卻宛工尹壽帥師至于

潛尹又帥楚師深入至吳師不能退遇窮之師當

吳公子光曰此時也

弗可失也不可失此機會告鱄設諸

曰上國有言言中國諸侯有常言曰不索何獲

我我自謂王嗣也光吳王諸樊子故曰王嗣蓋壽夢生四子

吾欲求之言我欲求君位

事若克捷也李子雖至季札雖自不吾廢也必不廢我更立

母老子弱設諸自言我母年老

是無若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光曰我言我爾

身也猶女之身也言事汝母當如我子夏四月光伏甲於堀

弑僚而代是為闔廬

附見此時吳師徒出圍潛唯王僚在

國補注是無若我何言此事無人如我

何係鑿寫事踴躍却乃字琢句鍊無一

語不工絕鍊文而快敘最不易得

穆文熙觀王僚兵衛之嚴亦知光有

逆謀矣夫既其逆而不預為之處又

就其享愚而玩寇宜其見殺也

補注於魚中以進吳世家云鱒諸置

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

穆文熙刺客中勁捷不反手無如鱒

諸者刑刺有遺恨矣

同上季子從容數語復命待命何其

婉而有禮乎賢人之處變固自不同也

李笠翁季札蓋智人也得老氏之精

而用之夫以諸樊之長焉而讓餘祭

夷味之為仲為叔焉而讓即中人亦

勉能之夷味沒而猶讓則非中人所

能也彼見夫吳之

室墟地為室伏甲士而享王為王僚設享禮王使甲坐於道

列坐於道邊及其門至光門階戶席直門者直階者

皆王親也皆王僚親夾之以鉞鉞劍也又夾之以劍

披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羞進食也獻體解衣也進

防奸執羞者坐行而入進食者膝執鉞者夾承之

者二人夾及體鉞及進以相授也以所進光偽足疾

殺已先偽足病入于堀室入于伏甲之處鱒設諸寘劍

於魚中以進全魚炙故可抽劍刺王鱒設諸進魚至

刺音威鉞交於胷執鉞者交擊遂弑王鱒設諸遂

闔廬以其子為卿闔廬即吳公子光季子至自聘曰

苟先君無廢祀我之先君不民人無廢主我國民人

社稷有奉吳之社稷有國家無傾吳之國家無乃

吾君也則已立者乃吾誰敢怨我又將歸哀死哀王

事生事闔廬以待天命以待天命非我生亂言禍

由我立者從之吳自諸樊以下兄弟相傳而先人之

道也是亂由先人起也季子自復命哭墓復使命於

復位而待季子復其本吳公子掩餘奔徐掩餘僚

公子燭庸奔鍾吾鍾吾小國燭庸亦楚師聞吳亂

而還言聞吳亂明卻郤宛直而和郤宛楚左尹以

國人說之楚國之人皆喜悅鄢將師為右領鄢將

俗狼戾而好戰，臣尋楚之干戈而倦以貪，懷躁勇之性，尤以狡悍忍詢之資，左右焉其人目，孰而齒擊，蓋未嘗一日而忘乎王位也。札欲以禮息，而不能以義，則息而不忍其身之不息，而何有於國哉？孰計而舍之，非得已也。彼二人者，感札之予立而不恆，安札之無欲而不疑，以其屬尊而不之通，而札始得而為札矣。吾故曰：札，智人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者也。

毛晉與晏嬰處齊，難同一行徑，皆智人舉動。孫應鱉歷觀無極，可謂諱愚之魁然。聽其言者皆不能察，而俱墮其計，何也？穆文熙無極禍，卻宛之計又甚於禍。平王者誠古今未有之奸人也。

大夫為右，與費無極比。將師與無極朋，而惡之。俱惡領之官。○此音鼻。

宛焉，無極讒，謂子常。謂子常，無極設計，而告子常。曰：子惡欲飲子

尹，欲飲酒於子氏。酒於子家，飲子惡曰：我之官賤人

也。楚之賤，不足以辱令尹。尹親臨我家，令尹將必來

辱。今尹若必為惠已甚，其為恩惠，吾無以酬之。以為

報獻，若何？處之無極曰：令尹好甲兵，言子常之所好

去聲。子出之，家所有之甲兵，吾擇焉。我為選擇，取其

取五甲五兵，無極乃擇取。曰：教郤寘諸門。兵置諸門

首，令尹至，來至必觀之。子常好甲兵，而從以酬之。而

以此甲兵為報獻之禮。及饗日，及郤寘專宴，且惟諸門

左，張帷陳甲兵於無極，謂令尹：無極忽曰：吾幾禍子

言我幾為子常，子惡將為子不利。置寘於下，甲在門

矣。伏甲已，在子必無往。勸子常必不且此役也。此春

之吳可以得志。楚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郤寘取

而退，又誤群帥。工尹壽沈尹戌等使退其師。使諸帥

戰，曰：乘亂不祥。此曰：字舉，卻宛當時之辭。吳乘我喪

此以下皆無極之辭。言吳我乘其亂，我亦乘吳有王

乘我有平王之喪而伐我。我乘其亂，僚之亂而取其

師，不亦可乎。可也。令尹使視郤氏，往視郤氏，則有甲

真西山無極陷却宛也豈不冤哉擊空造端締怨梯禍二族無罪而誅嗚呼孽矣

焉則信有甲不往子常遂不肯往召鄢將師子常乃召鄢將師而告

之告將師以郤宛門將師退將師稟命而退遂令攻郤氏遂

自殺也郤宛自殺國人弗燕國人知其冤弗肯燒其家令曰將師矯令尹之命曰

不燕郤氏言國人若不與之同罪當與郤氏同罪或取一編

菅焉編菅編茅以覆屋曰菅者也或取一編菅欲焚郤氏或取一乘桿焉

乘把也桿禾藁也或取一把國人投之而棄之遂弗

燕也遂弗肯燒令尹炮之炮音庖盡滅郤氏之族黨盡滅

郤氏之宗族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又殺令終及其子

及佗又殺令終之弟佗從何反與晉陳又殺楚大夫晉陳皆郤氏之黨及其子

弟及殺晉陳之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晉陳之族被禍不堪乃大呼於楚國曰

鄢氏鄢將師費氏費無極自以為王自以為楚王專禍楚國專

遺禍於我楚國弱寡王室輕弱寡小蒙王與令尹欺蒙楚王及其令尹

以自利也於其身令尹盡信之矣子常盡信其言以為誠然國將

如何楚國之人令尹病之令尹子常以此言為已病為下殺無極張本

秋會于扈諸侯大夫令戍周晉令諸侯戍周且謀納公也且

納魯魯昭公宋衛皆利納公宋衛二國與昭公相好皆以納公為利固請之宋

固請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范獻子即士鞅取貨賄於季孫意如謂司城

子梁即宋樂祁犁與北宮貞子即衛北宮喜曰季孫未知其罪

言季孫不知所而君伐之驟然伐之謂請囚于費請

以得罪之由而君伐之驟然伐之謂請囚于費請

沈雲將恃國人之沈雲將恃國人之沈雲將恃國人之

沈雲將恃國人之沈雲將恃國人之沈雲將恃國人之

沈雲將恃國人之沈雲將恃國人之沈雲將恃國人之

沈雲將恃國人之沈雲將恃國人之沈雲將恃國人之

沈雲將恃國人之沈雲將恃國人之沈雲將恃國人之

使二君能為魯討賊亦足以龍高盜之膽也

亡謂請以五乘亡於是乎不獲謂魯昭公皆不許君又弗克魯君又自不勝

而自出也而自出奔夫豈無備夫豈其國無戰守之備而能出君乎

而能逐其君其君李氏之復復猶安也言其既危復安天救之也天意實救

也助之休公徒之怒休息公徒之忿怒而格叔孫氏之心而開導叔

孫氏之志孫氏之志不然苟不如此豈其代人豈有以師致伐於人而說甲執冰

以游而其衆乃自解甲執箭叔孫氏懼禍之濫叔孫氏懼

季氏謂季氏天救之其言甚狂但謂汎濫及已季氏之禍而自同於季氏赴救季氏自與和同天之道也此乃天道

魯君守齊無成季氏甚得其民亦自事也魯君奔齊守於齊國三年而無成今三年矣而無成功季

氏甚得其民季氏甚得國民之心淮夷與之魯之東夷皆與為好有十年

之備其所積蓄可備十年有齊楚之援公雖在齊齊不致力其實與楚黨援季氏有

天之贊謂天救之有民之助謂其得其民有堅守之心謂有十年之備

○守有列國之權謂有齊楚之援而弗敢宣也堅守臣節不敢宣用事

君如在國書公行告公至是也故鞅以為難鞅范獻子名言其難納一子

皆圖國者也言樂祁犁北官喜皆圖謀國事者而欲納魯君而欲納昭公於魯

鞅之願也此我之所願欲也請從一子以圍魯謂從一子以圍魯國

無成若其無成功不克納死之以身死之示不一子懼樂祁犁北官喜

以范鞅意皆辭不乃辭小國士鞅乃辭在會小國而以難

復而以難納孟懿子陽虎伐鄆陽虎季氏家臣伐鄆欲奪公

鄆人將戰鄆人將為公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惰惰疑也言不命棄君不疑

○惰他久矣其來已久使君亡者言君據鄆衆以與魯戰必敗亡必此衆

補注事君如在國即後文賈馬歸從者衣屨之類此季孫之姦也杜氏乃以書公行告公至當之謬矣說在屬辭

同上乃辭小國傳見諸侯皆欲納公晉卿貪故弗克

王荆石臣子而可敗君乎哉陽虎逆乃反

儔不足責孟懿子嘗學於仲尼豈其昧於大義卒至於此春秋不書竊有疑焉孫鏡文直而快逸近戰國

也必此好天既禍之天既降禍而使君出奔而自福也而自稱福以戰求勝

不亦難乎言其難也猶有鬼神猶有鬼神其鑒此事此必敗也此舉必有

敗亡嗚呼歎息之聲為無望也夫無可復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其死於此乎終

且知公之徒眾果敗于楚郤宛之難在今夏國

言未已國人之諺進能者莫不謗令尹凡國中之祭祀進能者莫

不謗詛沈尹戌言於子常左司馬沈尹戌言於令尹子常曰夫左尹

與中既尹即陽令終莫知其罪言二子不知而子殺

之子謂子常以興謗讟以起楚國之謗讟怨讟至于今不已自

不肯止猶戍也惑之言我竊惑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有仁之人假使

殺人可以掩謗猶弗為也尚不肯為此殺今吾子殺人以

興謗今子常殺人以起謗讟而弗圖而不早不亦異乎不亦異於仁者

之所夫無極費無極楚之讒人也楚國讒謔之人也民莫不

知楚國之民去朝吳在十五年出蔡侯朱在二十

喪大子建在二十一年殺連尹奢即伍奢屏王之耳

使不聰明使王聽不得聰視不得明不然苟不如此平王

之温惠共儉楚平王温良惠慈恭敬節儉有過成莊有過於楚成

無不及焉無不及於成莊所以不獲諸侯所以不能如成邇

無極也徒以親近今又殺三不辜三不辜謂郤氏陽氏晉陳氏以

興大謗以起楚國之大謗幾及子矣幾及子之身矣子而

左傳言本卷五十九 之六

穆文無極讓佞異常固寵多端所以平王至死而不悟令尹斂怨不察不有沈尹之危言其孰能發動子常快心國人哉在道見出脫平王甚是所謂危言以動之者

魏世傲平王治楚幾于晉悼只用一無極幾於以國小人豈在多哉

不圖子而不將焉用之亦將安所用夫鄆將師且鄆將師

為右矯詐稱子矯子之命之命令以滅三族即郤氏陽氏晉陳氏國之

良也楚國之善良也而不愆位在位素無愆過吳新有君吳光新立而賢故言

疆場日駭楚之疆竟日有侵伐之懼楚國若有大事楚國若有

子其危哉衆情不附恐生他變此危道也知者除讒以自安也

有智之人除去讒慝以自求安○知音智今子常信愛讒慝以

甚矣其惑也此不可曉之甚也子常曰是瓦之罪瓦即子常

取名子常引咎自責言此瓦之罪敢不良圖敢不善自圖謀九月己未子常殺

費無極與鄆將師子常用沈尹戌之言殺無極與將師盡滅其族盡滅費氏

鄆氏以自解說于國以說于國○說音悅謗言乃止楚人乃止不謗子常

冬公如齊自鄆如齊齊侯請饗之為昭公設享禮子家子曰朝

夕立於其朝言魯君朝夕立於齊之朝又何饗焉又何

其飲酒也其用宴禮飲酒可也乃飲酒乃用飲酒之禮使宰獻比

大夫使宰為主獻獻爵也而請安齊侯請自安子仲

之子曰重子仲即魯公子怒也十二年謀逐季氏不能而奔齊有女子名曰重○重上聲又平

為齊侯夫人嫁於齊景公為夫人曰請使重見行飲酒禮而欲使重見從宴饗

也音現子家子乃以君出避齊夫人○錄十二月晉籍秦

致諸侯之戍于周籍秦籍談子會扈令戍周至是致之魯人辭以難魯

昭公之難為辭經所以不書戍周○難去

二十有八年丁亥春王三月葬曹悼公無傳六月葬

昭經二十八年孫復公前年如齊者再皆不見禮故

孫鐘一意分仁知前後若相應秀句婉收益近戰國汪道昆無他善獨文無極一事頗快人心所以終瓦於患

楊升菴饗名而燕非禮也燕而宰獻且終之以媿非禮甚矣子家其明於上下之分乎其明於男女之別乎不然既謝饗而復以君出何其果也

補注其飲酒也禮諸侯相為賓有享食燕三禮享者享太牢以飲賓子家知齊侯必不為公設享禮辭以為辭

如晉其言次于乾侯者不得入於晉也公既不見禮於齊又不得入於晉其窮辱若此傳說彙纂昭公失國之後其往來居無處聖人書之特詳傳所以擊魯國臣民之望而深誅季氏之無君也胡寧以爲全罪昭公者誤矣

濕若水書墓鄭定公志恤鄰之禮也而鄭墓之速自見矣王葆諸侯之葬魯往會之則書昭公在外季氏使人會

諸侯之葬以結外援也傳二十八年補注辱在寡人諸公先齊而後晉非謂不害按復于竟言晉使魯公復還於晉之竟外而後逆著乾侯以辱魯也湯睡菴太史公云無爲權首反受其咎即叔游所對祁盈之意穆文惠古亦有此邪行可恨然事不與國祁盈亦惡用執之以激成大變乎

公如晉次于乾侯乾侯在魏郡晉竟內也○夏四月丙戌鄭

伯寧卒無傳定公卒○六月葬鄭定公無傳三月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無傳悼公卒○冬葬滕悼公頃公結立

傳二十八年春公如晉齊侯甲公將如乾侯將往晉

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言魯公友而即其安而先就其所安

以往人孰矜之如此則又誰矜而憐之其造於竟欲使公次於晉境以待命

○造七報弗聽魯公不從其言使請逆于晉使人請晉人曰

天禍魯國上天降禍於魯國君淹恤在外君謂魯公淹留憂恤在於外國君

亦不使一介辱在寡人一介單使也言魯君亦不使單使告于晉君○介音箇

而即安於甥舅而即就便安於甥舅之齊其亦使逆君言自使齊迎君使

公復于竟使魯公復還于晉之境土而後逆之而後迎魯公○附晉

祁勝與鄆臧通室祁勝鄆臧皆祁盈家臣通室易妻也祁盈將執之盈

午之子將執祁訪於司馬叔游叔游司馬叔侯之

叔游曰答祁盈鄭書有之鄭書古書名也惡直醜正醜亦惡也言世衰道

微反以正直爲醜實蕃有徒實蕃多其徒衆已上兩句並出鄭書○蕃音煩

無道立矣今晉國世亂讒勝子懼不免子謂祁盈若執人懼不

免於詩曰舉大雅民之多辟言民多僻邪之無自立言且止勿問

辟辟法也言當同流合汙無自辟音闕姑已姑且也已止也

若何亦可盈曰祁氏私有討言祁勝鄆臧乃我家臣我自討之國何

經世鈔國何有焉
使言於君而討之
當無患矣亦盈行
之大驟非處亂世
之道
同上將皆死此趙
王教諸臣見解
毛晉除惡之難如
此
附見愁詩箋心不
欲而自強之弊
經世鈔乃殺之不
殺勝臧盈之罪亦
未必及死

有焉初無預於遂執之遂執祁勝祁勝賂荀躒祁勝
荀躒為之言於晉侯荀躒以祁盈專戮進晉侯
執祁盈用荀躒祁盈之臣曰祁盈既被執鈞將皆死
鈞同也言二人同愁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語之

聲吾君謂祁盈愁使祁盈以為快以快祁盈之志乃殺之乃
聞勝臧先死○愁銀去聲及揚食我揚叔向而助亂
祁勝祁勝夏六月晉殺祁盈晉侯討祁盈而殺之及揚食我揚叔向而助亂

也○食音嗣食我揚食祁盈之黨也與祁盈為一黨而助亂
而助亂故殺祁盈遂滅祁氏祁盈之族羊舌氏滅

揚食我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巫臣妻夏姬之
女為其母欲娶其黨叔向之母欲為叔向娶於舅氏叔向曰吾母多

同上吾懲舅氏矣
婦人不曠乃不能
服其子

而庶鮮言吾父妾勝多而庶吾懲舅氏矣嫌母氏性
舅黨為其母曰子靈之妻子靈即巫臣殺三夫

穆文熙以叔向之
賢乃不聽母命取
夏氏之女以致覆
宗之禍豈禍之來
固自有數不係申
女乎

可懲戒謂陳御叔楚襄老及一君陳靈一子而亡一國
陳兩卿矣孔寧儀可無懲乎欲娶其女乎吾聞之

奇中也以巫臣叔
向二人賢俱由此
敗余惑之矣
李笠翁古今之美
者不狃於其身必
狃於其人故曰甚
美必有甚惡也

以我甚美必有其惡天地之理循環無窮故甚
所聞甚美必有其惡存乎其間是鄭

李笠翁古今之美
者不狃於其身必
狃於其人故曰甚
美必有甚惡也

穆少妃姚子之子是謂夏姬乃鄭穆公少妃子貉之
妹也子貉即鄭靈公子貉早死無後鄭靈公遇弒在

孫應登凌水觀源
察水驗本婦者家
之所由盛衰是以

音陷而天鍾聚其美將必以是大有敗也將必用夏姬大
於夏姬之身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黧黑美髮為黧有仍古諸侯也而甚

不得不論其世也
平公不足論也叔
向違母之教以致
族滅何哉
穆文惠祁盈惡家
臣董通室而殺之
未為于紀而楊食
我黨於祁氏亦未
見大亂何晉人一
且取而併殺之而
且族亦甚矣叔
向之母先見甚
不知祁氏之禍亦
有人能先之否也
孫獲无物字于今
已陳
陳明卿向之欲取
巫臣氏也自向而

美顏貌
光可以鑑
名曰玄妻
以髮黑
故名曰
玄妻
樂正后夔取之
也娶有仍氏之女
生伯封
有仍女
實有豕心
豕猪也其心似
貪恠無厭
貪財恠食
忿類
無期
類戾也忿怒狠戾無
謂之封豕
伯封謂之封豕
有窮后羿滅之
后者滅伯封氏
夔是以不祀
言夔
有仍之美女生子以
且三代之亡
夏以妹喜殷以妲
己周以褒姒三代
致滅亡絕其祭祀
共子之廢
共子即晉申生以驪
皆是物也
皆因
女之
事也
女何以爲哉
汝何以夏姬之女
夫有无物
夫有
物足以移人
人之以移易
苟非德義
苟不能以足乎已
則必有禍
禍亂之階
叔向懼
叔向聞母
不敢

言則母之命猶君
之命自向之母而
言則君之命重於
己之命此向所以
終取之也雖然使
向而誠不欲娶也
而以母之命爲君
誦之則平公亦不
強使之也
彭家屍叔虎之母
美矣叔向之母謂
其必生龍蛇而卒
及藥氏之難伯石
之母美矣叔向之
母又謂其必直後
禍而卒與祁氏之
誅苟非其智特優
何以所言俱驗况
大抵物之尤者皆
足爲患無可怪也

取不取娶
平公彊使取之
其女爲妻
○彊上聲
伯石
伯石即楊食我
伯石始生
伯石之
子容之母
子容伯華子叔向姪
走謁諸姑
姑叔向母也叔向妻
姪言叔向妻生男子
○長張上聲
音姑視之
叔向之母
及堂
行至
聞其聲而還
聞生兒
曰是豺狼之聲也
言其啼聲
狼子野心
豺狼之子
不可馴服
非是此子
莫喪羊舌氏矣
莫能喪羊舌氏
宗矣○喪去聲
遂
弗視
其母遂
○錄
秋晉韓宣子卒
即韓
魏獻子爲政
魏舒將中
軍爲政
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
七縣駟祁平陵梗
陽塗水馬首孟也
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
銅鞮平陽
司馬彌牟爲鄆

左傳評林卷五十九

左傳評林卷五十九

孫鑣走謁一守似
可省然波瀾恣態
正在此等處

左傳言本卷五十九

大夫先祁氏邑賈辛為祁大夫亦祁氏邑司馬烏為平陵大夫

亦祁氏邑魏戊為梗陽大夫祁氏邑知徐吾

為塗水大夫徐吾知盈孫亦祁氏邑韓固為馬首大夫固

起孫亦祁氏邑孟丙為孟大夫亦祁氏邑樂霄為銅鞮大夫羊舌

趙朝為平陽大夫朝趙勝曾孫亦羊舌氏邑僚安為楊氏大

夫亦羊舌氏邑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賈辛司馬

鳥帥師故舉之舉以宰邑賞其勤王之功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

戊餘子之不失職餘子皆為餘子而不失其所職

能守業者也能保守其家業者也其四人者謂司馬彌牟孟皆

受縣皆先受縣而後見於魏子舉不以私也○見現以

賢舉也以四人皆有賢材故舉之魏子謂成鱣魏舒問於晉吾與

戊也縣言我以縣與人其以我為黨乎人亦以我為

對曰成鱣何也何以為黨也且魏戊遠不忘

君其在疏遠不敢忘君其忠如此近不徇同其在近密不徇居利思

義其處財利則思合義無苟得之心也在約思純其處窮約則思純有

守心有固守之心而無滯行行○行去聲雖與之縣雖以

與不亦可乎言其可也昔武王克商昔周武王光有天下

之德奄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之往也以兄弟十有

五人按武王兄弟封國者管蔡郟霍魯衛毛聃郟雍

同不必強姬姓之國者以同姓而往封國者四十人約言之不

至元美魏子之舉
戊誠不以黨至擬
之於武克商之業
豈其公哉而舒也
復然受之不以為
僭蓋不待成周南
之流而知其志之
荒矣

左傳言本卷五十九

八十二

必強皆舉親也言武王之封兄弟同夫舉夫舉用人

無他初無他道唯善所在惟在於善則當用之親疏一也或親或疎其義一也

詩曰皇矣詩唯此文王詩作唯此王季帝度其心帝上帝也言上帝實

莫音陌又度音鐸下同其德克明其德能如日月之明克明克類能如日月

萬物皆使得克長克君能有長入之道能有君王此

大國故能興王於此周克順克比能使天下順從又

之比如下比于文王天下之人長短相成能不相濟比于文王之德其德

靡悔其德皆命既受帝祉既受上帝施于孫子施而無

言受大福廣及其心能制義曰度此以下覆解詩之心

類類善也無失類者不善之謂也

能制合宜之義德正應和曰莫其德端正民皆應

臨四方曰明照臨四方無隱勤施無私曰類施而無私

君作福作威慈和徧服曰順慈祥和睦徧服擇善而

從之曰比比方善事使得經緯天地曰文經緯天地相錯而成

如織之九德不愆九德上文九者之德作事無悔所

動無故襲天祿子孫賴之後世子孫主之

舉也大夫稱主此言近文德矣舉魏戊等勤施無私

從故曰近所及其遠哉其福祿將及賈辛將適其縣

文德矣將往所治見於魏子始見魏錄魏子曰辛來呼其名

之祁縣見音現

左傳評林卷五十九

三十三

附見叔向適鄭受之

享于時禮賤欲觀

叔向之德容故享宗

畢後隨收俎豆者

在堂下未必欲見

叔向也

李無翁如往也非

地名東坡詩不向

如臯間射雉歸來

何以得卿卿陳蕭

有射雉詩今日如

集路能將巧笑回

皆誤用之耳

穆文熙嚴蔑以一

言受知叔向以一

言取入買大夫妻

三年不言一射左

言貌之累入才之

難掩均可見之

孫應鑿引叔向之

昔叔向適鄭昔者叔向之往鄭國嚴蔑惡嚴蔑即鄭然明言其貌醜惡○嚴音

欲觀叔向嚴蔑欲觀叔向之賢德從使之收器者隨從使人應收俎豆

豆之器者使之去聲而往往而觀焉立於堂下從收器者共立堂下一言而善

必嚴明也嚴明即嚴蔑叔向素聞嚴蔑之賢故聞其言而識之下叔向執其手

以上執嚴蔑之手以升堂曰叔向謂嚴蔑昔買大夫惡買大夫惡其醜也

娶妻而美買大夫娶妻有美色三年不言不笑妻嫌其醜

御以知臯賈大夫為妻御以往臯澤射雉而射之射

獲之中雉而獲之其妻始笑而言其妻喜其有術始與賈大夫笑而言

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言人不可以止而無怵我不能射使

女遂不言不笑夫女遂終身不言不笑也夫○女音汝下同今

子少不賜令子謂嚴蔑顏貌少不揚顯○賜音揚子若無言若無堂下

吾幾失子矣我幾失汝不得相知矣○幾音祈言之不可以已也如

是人之不可無言有如此者遂如故知叔向遂與然明如舊相識今女有力於

王室今賈辛汝有功力於王室吾是以舉汝因功而舉言人不可無能行乎汝

敬之哉敬謹乃事毋墮乃力無墮損汝前日之功○毋無墮音隳仲尼

聞魏子之舉也孔子聞魏舒舉人以爲縣以爲義以爲合宜之義曰近不

失親謂舉魏成遠不失舉以賢舉可謂義哉可以謂之義矣又聞其

命賈辛也又聞魏詩命賈辛之辭以爲忠先賞王室之功故以爲忠詩曰

永言配命永長也言能承長配合天命自求多福是自求衆多之福祿

李于鱗是時三家之勢已成分縣舉善未必非陰樹黨

証賈大夫見魏子我不能射之不失賈辛也雖無緊要殊有風味

雅文王詩

左傳平水卷五十九

二十四

忠也言配天命致多福者惟忠魏子之舉也義魏舒之舉賢也合義其命也附錄

忠其命賈幸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福及子孫宜長

冬梗陽人有獄梗陽縣人魏戊不能斷魏戊為梗陽大夫望輕故

不敢斷決其出以獄上於魏獻子其大宗賂以女樂

諍者之大宗賂魏獻子將受之魏戊謂闕沒

女寬二人魏子之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主言魏

不好貨賂名若受梗陽人若受梗陽訟者女樂之賂賄莫甚焉其

貨賄莫甚於此吾子必諫吾子謂闕沒女皆許諾退朝

魏子朝待於庭闕沒女寬待於魏子之庭饋人饋膳既入召之魏子召

食比置二大夫自始食至三歎三歎既食畢使坐命

鍾伯敬魏子賢者也賢者自愛其名梗陽之賄未成而

諫者先誦言之可乎二子以食諫賜饋之外不加一字

饋之外不加一字若不知有梗陽之事者婉轉入人使

魏子自止亦若初無是事焉滅其所醜而飾其愧代為

之全其名焉此諫賢者之道也

魏禧按強復拒諫之人亦宜用此法

穆文熙小人之腹君子之心一語乃千古妙論但能一

味之曷有不足哉

梗陽人悟二大夫規諫辭不受其賂傳言魏氏所以興也

屬厭而已屬足也飽則厭足不可過貪以獻子辭

願以小人之腹言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君子之心亦當

而有不足而有不飽是以再歎再歎及饋之畢及饋

小人酒言或人昨日不夕食不曾晚食饋之始至適

三歎何也何為而三同辭而對二大夫同曰或賜二

孫鑛醞藉可諷詠與祈招之詩同調

昭經二十九年見晉侯故○齊侯使高張來唁公高張高偃子唁公至晉不見受○公如

地也今在乾侯晉地故但書來而已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無傳○

季本公如齊齊侯唁公又為公取鄆

秋七月○冬十月鄆潰無傳民逃其上曰潰潰散逃公也

故言至自齊若夫

傳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見經齊侯使高

馬公不致入晉則

張來唁公見經稱主君大夫稱主君比魯公於大夫也子家子曰齊

不得以自晉言矣

甲君矣言齊稱主君是甲我公矣君祗辱焉言往事齊適以取辱公如乾侯

登非士鞅取貨季

公為齊所卑故附錄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二十六年

孫之故哉

及原伯魯之子皆子朝者

高閔諸侯出奔狼

尹固之復也二十六年尹固與子朝俱奔楚而道還有婦

須未有如公之甚

同上叔詣欲納公而卒

孫復季孫專魯民不附公故鄆潰

人遇之周郊周有婦人遇尤之尤怪尹固責之曰處則勸人

家鉉翁論者多咎

為禍言尹固處周則勸子朝為禍亂行則數日而反言尹固出奔則數日而亟反

公之失民此季氏

是夫也是夫賤尹固之稱其過三歲乎其能過三歲而不亡乎夏

凶威所脅非民之

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鄆以叛鄆周邑趙車子朝之餘也見王殺伯

罪亦不可盡責魯

傳二十九年

陳傅良及原伯魯

歲買馬季平子每歲買馬具從者之衣屨具備從公者之衣服屨屨

之子天子殺大夫

○平子每

不書例在桓十八

○從去而歸之于乾侯歸公于乾侯之地公執歸馬者賣之

王元美竊意意如

昭公執歸馬者賣其馬乃不歸馬平子乃絕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

剛忍凶悖必無歸

曰啓服衛靈公以乘馬獻于昭公斬而死馬墮斬而死公

馬之事脫有之亦

將為之櫛昭公將為馬作棺以埋之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言公之從者已

人之欲掩其惡者告病請以食之請以作棺之費飲乃以幃裹之禮曰也禮敝帷不弄為埋馬也昭公欲積不棄為埋馬也公賜公行羔裘公以羔裘賜之使獻啓服誠過矣子家故以幃裹之龍輔於齊侯龍輔之玉獻於齊侯遂入羔裘公行遂當是時從者病矣此之不恤而橫死馬哉此即夫子傷人，不問馬意也雖然路馬死埋以帷禮也子家子之食從者權也

按自公行公為至公為為兄數句插入明公衍實為兄之由穆文廼產母相實公為為兄事之失真乃至於此昭公

告病請以食之請以作棺之費飲乃以幃裹之禮曰也禮敝帷不弄為埋馬也公賜公行羔裘公以羔裘賜之使獻啓服誠過矣子家故以幃裹之龍輔於齊侯龍輔之玉獻於齊侯遂入羔裘公行遂當是時從者病矣此之不恤而橫死馬哉此即夫子傷人，不問馬意也雖然路馬死埋以帷禮也子家子之食從者權也

龍輔於齊侯龍輔之玉獻於齊侯遂入羔裘公行遂當是時從者病矣此之不恤而橫死馬哉此即夫子傷人，不問馬意也雖然路馬死埋以帷禮也子家子之食從者權也

齊侯喜齊景公喜得獻與之陽穀與公行以陽穀之邑公衍公為

公衍公為皆昭其母偕出之產舍公衍先

公為之母曰公衍之母曰相與偕出

其母先以告公為之母公為為兄先

公私喜於陽穀昭公私以得而思於

曰務人為此禍也公若謀逐季氏且

後生而為兄且公為本後生其誣也久矣直也為日

乃黜之乃廢黜而以公衍為太子追改公衍為兄

附秋龍見于絳郊絳晉國都有龍魏獻子問於蔡

墨魏舒問於晉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惟龍最

以其不生得也生而得之謂之知以龍

信乎然乎對曰蔡墨人實不知言龍之知乃人

非龍實知有知也古者畜龍養之畜音勛下同故

國有參龍氏參龍氏故前代嘗有有御龍氏又有御

獻子曰是二氏者言此參龍御吾亦聞之其名而

不知其故而不知其故事是何謂也謂也對曰蔡墨昔有

始迷而終悟黜公為而立公衍獨此一事實人耳

陳廣野象龍御龍之說此足徵蔡墨之博物一張萃之嘗食龍而知龍光者欬

膠叔安

膠古國名叔安其君名○膠音溜

有裔子曰董父

裔遠也玄孫之後為

裔其名曰董父○父音甫

實甚好龍

其性甚好於龍○好去聲

能求其香欲

龍之所嗜好願欲○香音嗜

以飲食之

時其飲渴而飲食之○龍飲去聲食音嗣下同

多歸之

龍多有歸於董父者

乃擾畜龍

擾順也乃順龍所欲而畜養之○擾如字

服事帝舜

以能畜龍服事虞舜

帝賜之姓曰董

帝舜乃賜之姓以董為姓

曰秦龍

秦龍官名官有世功則以官氏

封諸駸川

封其國於駸川之地○駸音宗駸

夷氏其後也

駸水上夷皆董姓董父之後也

故帝舜氏世有畜龍

舜之後世世常有畜龍

及有夏孔甲

孔甲少康之後九世君也

擾于有帝

帝賜之乘龍

四龍為一乘此言天帝賜孔甲以四龍○乘去聲

河漢之龍

各有雌雄

河漢之龍各有一雌一雄

孔甲不能食

而未能飲食之

而未獲秦龍

氏未得秦龍氏之官

有陶唐氏既

衰陶唐堯所治地

其後有劉累

劉累堯之子孫

學擾龍于秦龍氏

龍氏學擾龍之術

以事孔甲

能飲食之

時其飢渴而飲食之

夏后嘉之

夏后孔甲嘉美其功

賜氏曰御龍

賜劉累之後以御龍為氏

豕韋之後

更代也以劉累代彭姓之豕韋累尋遷魯

龍一雌死

所畜之龍一雌忽死

潛醢以食

孔甲身而食之既醢以食

夏后

潛藏也藏以為醢俎以食夏后明龍不智

夏后饗之

孔甲身而食之

而使求之

孔甲又使御龍氏求致龍

懼而遷于魯縣

不能致龍故懼而遷

于魯縣

范氏其後也

晉范氏其子孫也

獻子曰今何故無

之言今世何故無畜龍

對曰夫物

夫天下之物

物有其官好是物者必有其官

魏禧按荒唐可笑後人作路史皆祖此而益誕耳穆文熙秦龍之事杳茫難信若謂古有是言而遂據之

為信則彼補天射日頭觸出朋者皆亦可信乎呂祖謙古所謂秦龍者無乃羞飲食以祀龍之謂而好怪者遂以秦龍為畜龍也哉龍乎可畜亦非所以為龍矣

穆文鳳龍為神物
惡且豢之可豢必
非龍也或物之似
龍者也即或豢之
則亦方上降伏之
術耳今時未必無
之也

左傳詩林卷五十九

官脩其方居是官者必脩其朝夕思之自朝

常諱一日失職一日失其則死及之則有死罪失官及於其身

不食失其官守官宿其業居是官者其物乃至若水

則龍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則其物乃坻

音止爵堙不育爵堙塞不能故有五行之官故自

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實並列

氏賜姓封為上公當其生則封祀為貴神及其死則

祀社稷五祀五官之君長能脩其業者死皆配食是

尊是奉俱為王者木正曰句芒正官長也木官之長

曲而有芒角也其火正曰祝融取其明貌其祀犁焉

金正曰蓐收金官之長號曰蓐收取秋水正曰玄冥

水官之長曰玄冥取水陰土正曰后土后土土之長曰

而幽冥其祀脩及照焉龍水物也故為水物

水官棄矣今水官棄絕故龍不生得故龍坻伏不然

苟不周易有之周易無在乾三三乾下乾之姤三三

異下乾上姤乾初九變曰潛龍勿用乾初九其同人三三

離下乾上同九變曰見龍在田乾九二其大有三三

三有乾九五變乾九五其夬三三乾下

夫乾上九變曰亢龍有悔乾上九其坤三三坤下坤上坤

曰見群龍無首吉乾用九坤之剝三三坤下艮上剝

王元美畜龍之說
甚怪世言左氏近
誣謂此類非耶雖
然此漢儒所披拾
以明劉氏為竟後
者也或非盡本書
語也

穆文鳳易又取象
明理未必實有其
事恐可據也

三傳平水卷五十九

三十九

曰龍戰于野坤上六若不朝夕見若使龍不出見誰能物

之物謂上六卦所稱潛見飛亢無首戰之類言誰能知其物而名之也今說易者皆以龍喻陽氣如史

墨之言則為皆是真龍獻子曰社稷五祀又問社稷與五行之祀誰氏之

五官也皆是何代五官之長對曰少皞氏有四叔少皞即金天氏子孫有四

人少去曰重重能治木曰該該能治金曰脩脩能治水曰

熙熙能治水實能金木及水四叔能治金木及水之官使重為句芒正

該為蓐收正脩及熙為玄冥二子相代為水正世不失職四子

能治其官使不失職遂濟窮桑窮桑少皞之號也此其三祀也

四子死皆為民所祀此金木水之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犁能治火

為祝融正共工氏有子曰句龍共工在大皞後神農前以水名官其子句

魏禮能求嗜欲而飲食之董父所以養龍時其饑飽達其怒心梁鸞所以

馴虎夫龍神物虎龍能平水土○為后土正此其二祀也二子死皆為民所祀此火

可制於此得養壯士之道焉又知人祀也后土為社在野為社見上土正曰后土稷

有子名杜杜下為稷為田官自夏以上祀之社死為民所祀自夏以上

能治播殖為稷之長亦為稷亦為田官之長自商以來祀

祀為周棄棄周之始祖亦為稷亦為田官之長自商以來祀

之湯既勝夏廢社而以棄代之傳言蔡墨之博物○錄冬晉趙鞅荀寅帥師

城汝濱趙鞅趙武孫荀寅中行荀吳之子汝遂賦晉

國一鼓鐵鼓猶治也蓋因軍役在外遂令晉國各出刃役其

鼓石為鐵言令一鼓而足也以鑄刑鼎以其鐵鑄刑書於鼎著范宣子所為

刑書焉范宣子即范匄曾作刑書今取而著之於鼎仲尼曰晉其亡乎言

左傳言林卷五十九

張半菴春秋末世其有滅亡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大較崇尚嚴酷故鄭與晉後先有刑書之鑄

孫應鑿觀此則孔子之論為政不以政刑為先而以德禮為本也有由然矣

其所受法度唐叔晉始封君言將守唐叔所於周之法度以經緯其民於民如經緯卿大夫以序守之卿與大夫各以位序而固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賤而為官者畏威懷德是以能尊奉其所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而為民者宜民宜人是以能保守其職業貴賤不愆貴賤相安舉無愆過所謂度也所謂有國之法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昔者晉文公作執秩之官以為盟主以主中國諸侯

今棄是度也今將廢棄祖宗之法度而為刑鼎而書刑於鼎民在鼎矣民知爭端皆在鼎矣何以尊貴棄禮徵書故不尊貴貴何業之守民奉上失業則無復次序何以治其國家且夫

宣子之刑且范句所刑之刑夷之蒐也乃蒐夷之法也蒐夷在文六年晉國之亂制也蒐夷之後易中軍帥賈季箕鄭之徒遂作亂故曰亂制若之何以為法如之何可以蒐夷之制為晉國之定法蔡史墨曰蔡史墨即蔡墨范氏中行氏其亡乎言一家其有危亡之釁乎中行寅為下卿中行寅即荀寅為晉下卿而于上令而于犯上擅作刑器專擅鑄作刑鼎之器以為國法以為國法晉國之法晉國之法是法姦也是以奸邪為可法也又加范氏焉范宣子刑書中既廢矣今復興之是加范氏易之亡也是交易范氏速之使亡也其及趙氏禍必及趙氏趙孟與焉趙孟即趙鞅亦與於鑄鼎之役然不得已然鑄刑鼎意不得已若德若趙氏能脩德可以免可以免禍為定十二年荀寅士吉射入朝而從之

同同上易猶舊言以凶化易之數語稍消

歌以叛傳

三傳平林卷五十一 二二

